

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公開特別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民政事務總署 30 樓會議室

主席：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今日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博獎會)的特別會議，團體和公眾人士反應非常熱烈，一共收到四十個團體和十六位個人人士報名出席今日的會議。博獎會是根據《博彩稅條例》成立的一個諮詢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就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的規管向政府提供意見，今次會議目的是聽取各位對馬會向政府申請提出有關賽馬活動安排的意見。

為順利安排和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們會作出以下安排和議會規則，希望大家支持。會議第一部分由香港賽馬會代表簡述其建議，時間不能超過二十分鐘。第二部分是機構代表和個人發言時間，發言次序由秘書處抽籤決定，秘書處昨日已經通知各位預計的發言時間，發言時間為每個團體最多五分鐘，個人身分發言

最多兩分鐘。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求大家在會前已經以書面提交意見，今日其實最主要第一是與大家見面，希望大家利用這個機會用重點表達，書面內容委員會用心參考，希望大家珍惜時間，因為今日好多人要發言，我不希望硬性規定發言時間到的時候要「叮」，希望大家在守時方面比較有少少自我約束，當然你過少少時間我們都理解，因為大家對事件都好關心，博獎會委員亦好關心，所以大家在這種氣氛下進行會議我相信一定會成功，希望大家盡量遵守時限，稍後發言時間尚餘三十秒秘書處會細聲「叮」一下，時間到之後就較大聲「叮」兩下，但各位希望表達意思未完結的話，多說一、兩句我們都會接受，我希望大家都遵守這規則。

由於委員今日是聽取大家意見，不會安排答問時間，亦不會有任何討論。

今次是一次公開會議，大家留意到傳媒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所以秘書處亦都會替整個會議作出錄音安排。會議以廣東話進行，不設即時傳譯，大家可以選擇用廣東話或者普通話，甚至英語發言，所有委員個個都懂得兩文三語，所以不需要傳譯的安排。

希望各位傳媒朋友合作，盡量讓我們的朋友有暢所欲言的機會，希望大家留在採訪範圍做採訪工作。

最後是我們開始之前，我再一次代表博獎會向各位表示謝意，特別知道各位在忙碌的工作當中抽出寶貴時間出席今次會議，你們的意見我們非常珍惜，一定會詳盡去考慮，再一次多謝各位出席。現在正式開始我們第一部分，請馬會去簡介其建議內容，有請馬會代表開始。

賽馬會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香港賽馬是世界知名，同象徵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過現在我們的條文安排就妨礙這個賽馬體育、旅遊和娛樂發展，所以馬會希望提出一些建議，微調現在脫節了的條文，多謝各位委員邀請我們說解我們的建議，並且向委員報告我們周邊大環境近幾年的變化。

馬會的建議大概分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零年的馬季開始，設立二十天非本地賽馬日的同步聯播重要的海外賽事，現在的安排是如果有一場重要的海外賽事在香港的賽馬日，即是例如星期三、星期六，我們就可以同步聯播；但如果不是在星期三、星期六就不行，同步聯播是現在已經有，不過條文其實就不合時，例如舉世知名的墨爾本盃是在星期二，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請澳洲更改賽期以遷就香港，而且我們的同步聯播安排是二十年前已釐定，與現在的水準和整個大環境脫節，更加不能夠支持香港作為馬運之都的一

個世界地位，例如全世界最好的七匹馬其實有三匹在香港，而香港的馬是受到各地邀請到世界各地比賽，而每年的國際賽事和今個星期日舉行的女皇盃，就定期吸引三十匹到四十匹世界級的冠軍馬到香港參賽。

我們想強調這些重要海外賽事的同步轉播和本地的賽日是完全不同，因為我們不會特別開放馬場，這些同步轉播安排其實是一種娛樂，是對世界重要賽事體育比賽有興趣的市民和國際訪客的一種服務，舉例，墨爾本盃就對澳洲的僑民好重要，因為墨爾本盃在當地不單是一件盛事，亦是一個節日，而當地人亦會放假。

馬會建議的第二部分，是由二零零九年到一零年的馬季起增加五個賽馬日，這些賽馬日在七月中下旬之前就會全部跑完。現時賽馬日的數目是在十年以前訂立，即七十八日是一九九九年訂立的。現在的建議是相等於增加賽馬日由七十八日到八十三日，是微調大約百分之六。

賽馬提供一個重要的旅遊和商業娛樂，為香港帶來景點和更加多元化的商業活動，而現在偏偏在七月旅遊高峰期開始馬季就完結，所以我們建議可以為香港在七月注入新的動力，和配合馬會計劃發展的馬術主題公園、奧林匹克博物館，在馬場裡面增強旅遊和商業娛樂的設施。

我們這個建議並不會令到參與賽馬的人數有好大增加，亦

更加不會對現有的投注需求有好大改變，因為其實投注人士並不是在七月沒有賽馬就停止投注，香港人單在零八年的七月、八月已經可能輸了超過三十三億予鄰近的賭場，地下的數目更加是難以估計，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周邊環境有急劇的改變，例如幫賭場拉客的「疊碼仔」或者非法莊家，現在就是利用沒有賽馬的真空期去拉那些心思的人，進行一些日日都有，分分鐘不停的賭博活動，例如百家樂或者賭網這類活動，如果真是想不停去賭的人，其實可能會去賭網或者賭場。跑馬其實只可以發揮的功用，是幫一般市民降低了例如去接觸「篤手指」、非法莊家，甚至「疊碼仔」這些機會。好多人都會記得馬會在這幾十年一直所承擔的工作，就是協助打擊非法和海外賭博。

我想澄清一點，就是我們根本沒有計劃全年跑馬，「咁暑」安排會繼續由每一年的七月底去到八月，我們其實亦都是需要這段時間進行必須的項目，例如跑道維修。

馬會建議的第三部分是關於跑馬稅率問題。香港現在的賽馬稅率是全世界最高，我們的稅率開始就是百分之七十二點五，累增到百分之七十五，相比英國的百分之十五高大約五倍，較星加坡百分之廿五就高大約三倍，何以香港的稅率這樣高呢？因為很多海外地區為了打擊海外和非法投注，都將稅率調校，令到非法空間減低，而在這方面，香港可以說是落後了。香港因為稅率比較偏高或者過高，所以非法投注賽馬可以有八五折、九折，空間仍然很大，而且這種非法的折扣是相當普遍，所以從實務的角度，賽馬會建議我們的賽馬投注稅率調低到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七。

我們想指出一點，就是調低稅率不一定降低我們的稅收，因為調低稅率就正正是長遠保護我們稅基一個最好的方法；不是這樣的話，反而可能會因加得減，因為賭網、手機投注、「疊碼仔」，甚至賭場，其實已經是全球化，如果我們的稅率不能夠貼近世界水平，或者將一些不用交稅的外圍，非法的八五折、九折的空間減少，我們的社會資源只會不斷流失去地下或者海外。

另外，我們對海外投注來香港的稅務安排的具體建議，可以額外為香港增加大概一億的稅收，因為具體安排我們已經在文件裡面說明，所以我不再重複，不過這是不會對香港有任何影響。簡單來說，就星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甚至南非，現在都有投注香港賽事，但投注就沒有入香港，而我們的稅務調整安排就有助這類投注直接進入香港，增加我們的稅收。

總體來說，馬會的建議會為社會帶來幾方面的利益。

第一是增加稅收，五日的賽事就會增加四億八千萬，同步聯播四千萬，香港賽事出口亦都會超過一億。

第二就是保住和創造超過四千一百份就業機會，會幫到有需要的地區，例如天水圍，亦都會幫到一些因為環境突然間轉變而需要找外快去幫助家計的市民。我們留意到報章亦都提及到例如一些銀行職員因為經濟不好而需要兼職。

第三點就是我們亦都會幫助到一萬個在香港馬會做兼職的市民，最少七月就多一份糧，亦都會帶旺周邊，例如的士司機、茶餐廳、報紙，甚至一些中小企這類周邊行業。

總體來說，我們留意到市民，不同的行業，甚至評論，對我們的建議都是大致正面的。馬會一直就是由細心聆聽到廣泛諮詢意見，當然我們亦都會一如既往，嚴格管理我們的投注設施，而且鼓勵市民如果要投注的話是要有節制，我們亦都會支持平和基金，攜手合作。我們希望大家在支持教育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功夫，尤其是提高市民對「篤手指」或者「疊碼仔」的警惕。

馬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所以我們沒有股東，亦沒有分紅，如果我們有盈餘的話，都只不過是做慈善。由於現在香港面對經濟滑落，社會的需求增加，其實我們面對慈善的需求是非常之嚴重，我們估計今年可能捐一億都不敷社會需要，可能或者會多三億。另外，我們亦都會盡力，當然長遠就是要有效運作，才可以維繫到這個慈善捐獻水平。同時我們亦都會馬上展開招聘工作，明天我們就在水圍開始招聘一千五百個員工，而整體的計劃就如早前所說，希望可以保住或者創立四千一百份工。

因為香港的稅率在歷史上是偏高得很厲害，所以我們和非法活動抗衡的工作已經十分艱鉅，如果單單綁實馬會的話，間接只會壯大外圍、「疊碼仔」或者賭場。

主席、各位委員，馬會的建議是希望令到香港和國際接軌，

令到我們可以為社會做多些事情，將香港發展成爲一個國際馬術運動、賽馬大都會，我們希望各位委員、市民同意和支持我們的建議。多謝大家。

主席：

好，多謝馬會代表。接著第一位發言的就是梁智鴻醫生。

梁智鴻醫生：

多謝主席。首先我要說我今日是以私人身分出席，雖然好多機構以爲我是代表安老事務委員會，但我是以私人身分出席。第二我亦要申報利益，我是馬會會員，一個 Full Member。

我比較上關注，因爲我自己一向都覺得馬會在香港是一個慈善機構，當然慈善機構都要有錢才做到慈善，你看香港的醫療服務和長者服務，很多的服務設施，尤其是所謂 capital expenditure，都是和馬會慈善部分有關。

我舉幾個例子，比較大型的醫療服務，例如伊利沙伯醫院總樓的大樓腫瘤科的儀器，都是馬會資源提供的。沙田白普理寧養服務中心，亦都是馬會的資源興建。培訓專科醫生，香港仔 Academy Medicine 大樓都是由馬會的資源興建。若果你留意香港

不同角落的門診診所，很多都是以馬會命名，好明顯是馬會注資，我覺得這方面是比較有水準。

我自己一向都有個特別的、好怪的現象，例如我去外國開會，我多數帶些手信，而我好多時都帶馬會的物品做手信，很多請我去的人就說「幹麼你帶馬會的手信？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就會向他們解釋，在我心目中馬會是香港一個最大的慈善機構，如果沒有馬會的資助，在整體的醫療，尤其是我們的運作是一定會受到影響，這些我就常想提出，是我自己的心意。我覺得要這樣做，一定要有資源，我好希望馬會繼續多賺，來支持醫療和安老服務。

主席：

好，多謝梁智鴻醫生。接著發言是 General Security。

General Security 代表：

多謝給予機會我們公司在此發表對於馬會建議增加賽事的意見。我姓羅，我們的公司是大眾安全警衛公司，我們先要申報利益，我們是馬會保安服務的承辦商其中的一間公司，現在每逢有賽馬日，我們公司大約提供二百五至三百個保安員工在兩邊馬場當值，如果遇一些特別大的賽事，通常員工會增加到大約 30 至

40 個 per cent，增加大約四百人左右。通常我們請的員工都會有一個訓練給他們，馬會也有一個特別培訓，所以如果他們做完馬會工作，其實都可以服務其他同樣的行業。

在我們公司立場來說，如果馬會增加賽事，我們的員工工作量會增多，我們招聘的人亦都會因此增加。對公司，比較自私來說，我們生意亦有增加，因此，我們都支持增加賽事，而招聘多些員工，令到香港就業率可以提高。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你，羅生。接下來請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的代表發言。

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代表：

我是工業福音團契問題賭徒復康中心潘仁智，我們今日來不是要取消所有賽馬日，而是增加五天賽馬對整個香港的問題裡面是產生什麼問題，即是其利弊，我請大家不要誤會，誤解了這件事情。

加多五日的賽馬日，就第一樣賽馬會提到稅收問題，稅收問題全部不是我們所關注的，現時政府高稅收，但是低支出，在

一百一十億的賭博稅裡面，是九牛一毛都沒有拿出來在防治賭博、病態賭徒的治療方面，我們在此嚴重提出，根本上不是說要不要多過五日，而是政府賭博政策是如何處理博彩稅的問題。

第二方面，馬會增加五天賽馬日是會創就業，但我們現在全部是以一個所謂社會成本去計算賽馬和創就業，至於社會究竟放了多少錢在治療病態賭徒上面，或者病態賭徒花費了幾多社會成本，這些沒有計算到。我們只是舉一個例，在二零零六年的《明報》一個好大的篇幅，裡面寫到一個後生仔，二十三歲，他的爸爸有癌症，所以他要去找 part time，找全香港最好的 part time，就是賽馬會，但是他入了賽馬會就學會賭錢，他第一次投注賭波，五十元贏了八千元，是病態賭徒的開始，一年之後，他連爸爸的醫藥費都輸了，輸了自己的錢，連命都輸了，我們有沒有把這個社會成本計算在內呢？

就理工學院 2008 年的一個報告，這個又是民政事務局去做的報告，就完全沒有就住個報告去體會在這個報告裡面定位病態賭徒。我奇怪，我研究賭博多年都奇怪，參與賭馬博彩活動有三十幾個 per cent 是可以成為病態或者問題賭徒，即是說增加五天賽馬日，在七十幾天賽馬日，和增加二十天外圍賽馬賽事，其實差不多增加了四分一的機會可以讓人們更多參與賽馬博彩，是否更多機會變成病態賭徒、問題賭徒？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博獎會有沒有去了解明白到整個社會現在患了什麼病？我們花了好多年時間在治療病態賭博，開始有些成績，香港人參與賭博由零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七，到零五年的百分之八十幾，到上年出來的百分之

七十，我們幫了這麼多人的時候，而容讓馬會增加五天賽馬日或者海外投注，會不會令更多人參與其中，亦令更多人變成病態賭徒？

現在馬會增加這五天賽馬日偏偏在暑假，其實同一個報告裡面，亦都顯示在參與賭博的人士裡面，有三分一是十二至十八歲開始有參與賭博，即是 *under age*，是零容忍的，但是確然有三分一是在那時候參與，而暑假時，在金融海嘯底下，父母搏多個錢好過管個仔，在這些「沒有王管」的情況底下，我坎坷地說，會不會未來年青一代只會掛住賭，不會掛住讀書？

在今次我感覺政府方面未能夠盡力調平我們這方面的人士，我們只不過是盡力去維護香港有一個健全、健康成長的社會，不是任何事我們都反對，任何事我們都提出抗議，我們亦是用我們公餘時間為香港建立美好的一代。多謝大家。

主席：

好，多謝潘生。接下來請譚炳新先生發言。

譚炳新先生：

大家好，我是獨立人士，我申報利益，我是馬會職員，今

日我請假來。其實我在馬會已經做了三十年，在這三十年，我透過公司在香港的社會服務，在政府的稅收等方面作出的貢獻，和在眾多慈善項目上面的捐款，明白到馬會其實對香港作出好大貢獻和提供好大利益，身為這間公司的職員，我感覺非常之榮幸和驕傲，所以今日我特別來到發表自己意見，對於公司今次的提議我是極力支持。多謝。

主席：

多謝譚生。接下來請鄭雨瀨先生。

鄭雨瀨先生：

我是馬會騎師鄭雨瀨，我今次是想表達我個人對馬會增加賽馬日的意見，我是完全贊成的，因為我自小開始加入馬會，已經十年，我是由馬會一手培訓出來的見習騎師，在這十年裡面多得馬會的全力支持、栽培，而我更加有機會在去年可以成為火炬手之一，都是全賴馬會的栽培和支持。

對於增加五天賽馬日和轉播賽事，我覺得有益的，因為不但可以在賽事上增加自己經驗，而且在轉播方面，我覺得可以藉此多留意外國賽事，因為在香港不是很容易看到外國頂級的世界

賽事，現在一年大約只有十場左右，增加轉播，對我們學習外國騎師的跑法，他們的馬匹，對他們認識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為從其他方面我們是很少機會可以得知外國賽馬的情況，而在香港的報紙或者其他方面都是好難得到這方面的資訊，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擴闊自己眼光，就一定要增加轉播二十次的賽事，等我們可以擴闊自己眼界，而且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外國比賽的話，亦可以預先看一看外國的場地，自己將來萬一有機會去外國比賽，都可以有一個預先準備，所以我贊成馬會增加五天賽事和二十次的轉播。

主席：

多謝你，鄭先生。接下來發言的是明光社，請明光社。

明光社代表：

首先我一定要恭喜馬會，因為馬會財雄勢大，有好好的公關工作，今次動員很多人來到這個大會上發言，亦都請了好專業的公關公司，來負責今次整個公關工作。

其實今次我們都不是很想來，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說過，基本上整個規則不是大家作出討論，我們覺得為何不可以有機會給我們諮詢委員的意見，而委員又不可以諮詢我們的意見，等大家

真正去交流？如果就光是發言的話，我們呈交書面意見已可以，我們只是珍惜和大家交流的機會，我們仍然出席就是希望有奇蹟，奇蹟就即是希望各位委員你不甘心做一個橡皮圖章，而不是給主席壟斷整個會議，不予大家之間有一個溝通對話。長久以來我們都希望各位成員親自去和一些做病態賭博治療的前線機構，和一些真正病態賭徒去對話，去了解實際情況，而不是只是單方面聽馬會在說他們的「歌」，即是歌功頌德，豐功偉績。

在這份報告書裡面說了好多其實對馬會不利的事，我們很奇怪為何你們今次不請理大來解釋這一份報告來平衡一下，而不是只單方面聽馬會的說法，而各位委員竟然又甘心接受這一個安排？我其實好想問各位委員，究竟你們有沒有細看理大份報告？你作為博彩會的成員，有責任去了解香港賭博情況，不是只是和馬會吃飯、聊天就可以解決問題，你是需要深入去了解實際現今賭博情況，我們希望各位委員撫心自問，你有沒有盡到你的基本責任？我自己都坐在一些委員會裡面，要看大疊的文件，是關於一些例如醫療問題，我真是好認真去看，我好想問大家有沒有認真去看理大的報告，和認真去研究報告內容，我都希望大家不要將稅收和就業放一個好重的地位。剛才梁醫生走了，我覺得是特別安排，因為抽了他第一，說完可以走。

其實早前政府說在七月一號要禁煙時，有些娛樂場所的人都說會影響生計，一向我們都覺得政府是好堅決的，有高官出來說不會為了煙草稅而忽視市民大眾健康。但我又覺得大家似任由馬會在此宣傳，馬會當然配合得很好，明天又有記者會宣揚他請

幾多人，作為一種威脅，威脅博獎會和民政事務局要通過有關建議；如果不是，這些人就會失業，然後將責任放在博獎會和民政事務局身上。我自己覺得我們重要考慮的是市民的健康，而不是單單創造幾多個職位，因為他們產生的負面作用，比他們創造職位帶來的影響更加大，我好希望各位仔細的去看。其實吸煙和賭博都是有負面作用的，我們不可以單單只是向錢看，而忘記了我們要對賭博有適當限制，沒有人要求香港全面禁賭，但我們就要問香港現時賭博風氣是否已經太過熾熱，我們是否要鼓勵馬會繼續和澳門作惡性競爭。

基本上馬會做的調查，說有二百億是去了澳門，說到暑假三十三億，你計算一下，其實每個月都有十幾億，根本那三十幾億就和每個月平均去澳門賭的錢差不多，你就算增加賽馬日都不等如那些人就不在澳門賭，正如他們一年到晚其實都在澳門賭，是兩類不同的賭客，大家不要只是聽馬會片面之詞就覺得因為增加幾日賽馬日，就會令到好多賭的錢會回流到香港。

我好希望各位委員盡你的職責，你既然身在此位，你就有責任去了解實況，而不是好似公關的一場 show，坐在此聽了幾十個團體的意見，根本就沒有問我們問題，又不問一下那些前線戒賭機構的實際情況，就當交了差，做了你應該做的事。

我自己覺得今次重點不是在於增加五日的賽馬日，而是馬會過去不斷宣揚賭博，爲了要爲賭稅包底而在報紙、電視、電台每日大量賣廣告，這才是我們最擔心的，同時蠶食了暑假和令賭

徒去冷靜的一個親子時間，我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詳細考慮，不要只聽馬會的片面之詞。

主席：

接下來請青山海鮮有限公司發言。

青山海鮮有限公司代表：

大家好，我代表青山海鮮，我們是賽馬會裡面其中一間提供海鮮的機構。對於政府研究馬會增加賽馬日，我們公司是十分支持，因為賽馬日能夠推動到馬場裡面或者外面的餐飲業生意，我們公司和其他供應商的訂單都會大大增加。我們公司每日都會為多間酒樓和食肆提供海鮮、冰鮮海產，而供應馬場裡面會所的訂單多數以鮮活魚為多，多數是東星斑，每逢賽馬日我們同事都會特別忙，因為每逢賽馬日賽馬會會訂三、四十條「東星」，而在部分特別的國際賽事，馬會的訂單亦都會相應大大增加，對我們長遠來說生意是會增加，同事的收入亦都會增加。謝謝。

主席：

謝謝。接下來我們請香港科技大學發言。

香港科技大學代表：

首先我們要申報利益，因為香港科技大學是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受益團體之一，包括我們學生的獎學金、研究經費，和校園的各種設施。

我想主席和各位委員手頭上都有我們大學朱經武校長向委員提交的書面意見書，朱經武校長是支持賽馬會加賽馬日的，你們手頭上個意見書我不再逐一詳細說，我在此希望概括將朱校長的意見，我要說的就是關於我們科技大學一向受到賽馬會支持的看法。我想賽馬會在香港、全世界都是廣為人知，作為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受益人之一，我們經常同賽馬會合作，亦好清楚賽馬會對香港的承擔和對教育事業的承擔，現就在此範疇概括一談。

我記得當初賽馬會捐贈我們科技大學建校園的時候，他們的捐款是非常嚴謹，和非常投入，我記得當時在我們建清水灣校園的時候，好多馬會的董事和高層人士一大早已經在那兒監工，似比我們科大的同事還緊張，現在科大很多同事說起都對馬會的嚴謹工作是非常多謝的。

還有就是提到獎學金、研究金的捐款，馬會的評審都非常貼身跟進，亦提出好多意見，將他們的捐贈在教育上發出最大的效益，亦是惠及全香港教育界。

馬會對香港的公益事業我們感覺到都是非常盡心盡力和盡責，除了大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或者獎學金，我見到馬會有好多其他項目，包括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有些還是科大同事有份參與，例如環保方面空氣的問題，馬會都是非常大力支持我們的。我就在此簡單講解我們朱校長對意見書的一些補充。多謝。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香港防癌會發言。

香港防癌會主席高永文醫生：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防癌會的主席高永文醫生，今次到來主要就是因為防癌會亦都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一個受益機構，在香港防癌會的工作裡面，我們看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對社會很多慈善和義務的工作，和一些志願團體的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資助，而且是同政府配合，但是就與政府的角色有不同，擔當著一個好重要的角色。

以香港防癌會為例，我們原來的南朗醫院服務在二零零三年給醫院管理局暫停了，但我們就利用了這個空置的醫院，而我們香港防癌會全人和很多專家就是去針對香港癌症，替眾多的癌

症病人做了一個研究，發覺除了我們在公立體系和私家體系裡面的醫院提供給病人所有急症服務，包括手術、放療、化療等等之外，其實香港的癌症病人是有好多的全面復康問題，都是不能夠得到一個比較一站式、全面的照顧，比如我們好多病人在接受了手術、放療、化療之後，其實是好多的毒副作用，這些毒副作用當然令到他們不適，有些會脫髮，甚至是會令到他根本不能夠完成他應該針對癌症要接受的一些放療、化療的程序，因而對他們的癌症治療有很大影響，現有的醫院體系裡面，亦都不容許有這個空間給我們這些病人在這方面獲得更多的照顧，所以香港防癌會的同事構思了一個新的服務，這個新的服務就利用原本南朗醫院的地點，重新翻新，變為一個全面的癌症康復中心，在裡面所有的病人一方面在公立或者私家醫院接受癌症急症手術、放療、化療的期間，如果醫院沒有地方給他們休息，接受一些舒緩性的服務，他們可以在我們處接受這種服務。另外，針對癌症病人好多全面康復的問題，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意願治療、心理治療等等，一些假肢的服務，義乳服務，假髮，造口服務等等，其實都可以在我們這個新的服務場所裡面，這個癌症中心裡面接受這些服務。

再者，我們亦都在那兒引進了香港第一個全面開放，是中西醫結合，針對癌症病人的一個康復服務。據我們所知，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人接受了傳統的西醫治療之後，都會自己另覓中醫或者替代治療去結合的，但是現在病人自己要四處求醫、執藥，甚至是兩面都不敢說，即是看中醫就不敢告訴西醫，看西醫又不敢告訴中醫。當然，現在香港的公立醫院裡面開始有些病房

在病人要求、西醫同意的情況之下，允許中西結合會診，但不是好全面，亦都不是好開放，在這個構思裡面，我們的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可以做到這點，而又在這個構思之下，我們需要鉅大款項，但其實又沒有可能，因為這個新的服務模式是未經證明它的成效，所以政府沒有可能會提供，只有賽馬會才對這些具有創意的新的社會服務提供資助，我認為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在這方面對社會的貢獻和社會進步的推動是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多謝大家。

主席：

好，多謝高醫生。

明光社代表：

高醫生，我想問如果煙草商捐錢給你幫人醫肺癌，你會不會考慮？

主席：

對不起，唔該你，大家都有一個相互的權利。

明光社代表：

因為你的規矩根本就不合理。

香港防癌會主席高永文醫生：

在此我不評論大家討論的議題，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扮演一個積極的推動社會進步的角色。多謝。

主席：

我都說過，大家來參加這個會的時候，就要尊重這個會所訂的規則，你有什麼意見我們歡迎你向我們提出，去考慮，但是...

明光社代表：

我們之前提了，但你沒有回音。

主席：

...但這個情況是，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你有自由提出你的問題，我們有自由去決定何時答你的問題，我會覺得是絕對不可以由任何一方面，去左右一個政府委任的諮詢委員會去做他們決定的工作。

明光社代表：

我們在立法會都有對話，所有公營機構都有責任去聽市民的意見和討論。

主席：

我相信你表達了你的意見，我們亦都聽了你的意見，我說過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做適當工作，作適當安排，我相信任何好激烈或者甚至乎不合理的指責或者行爲只會令人產生反感，對整件事的討論沒有幫助，我希望大家都尊重這一個意見。

接下來我們邀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發言。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代表：

多謝主席、各位委員。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間社會服務機構，我們接觸的層面由小孩到到長者都有，所以我們十分之了解社會各界，不論是家庭關係或者青少年成長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難，或者他們遇到的一些機會。

在這件事上面，其實我們服務處的立場是反對馬會增加賽馬日，和反對馬會增加轉播海外賽馬日，原因就是在於我們覺得馬會並沒有提供足夠證據，去證明增加了賽馬日會令到他們所說的澳門投注額會回流香港。事實上，根據我們自己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賽馬投注額的變動其實和經濟周期有關，例如在這個表我們做了個好簡單的統計，發現到賽馬投注額的變化和人均生產值，GDP per capita 是有直接關係，即是說當人均生產值上升的時候，賽馬投注額會上升；人均生產值下降的時候，賽馬投注額亦都相應會下降，換句話說來說，投注額同經濟是掛鈎的，經濟好的時候，投注額多些；經濟差的時候，投注額差些。

同樣地，我們發現到投注額和私人消費開支亦都是掛鈎的，當私人消費開支增加的時候，投注額亦都會增加；當私人消費下降的時候，投注額亦都下降，換句話說來說，當經濟不好，市民花費少了的時候，投注額亦都會下降。相同地，我們發現投注額和市民的娛樂及消遣的消費亦都是成正比的，即是說當市民願意多花費去娛樂和消費的時候，投注額會上升；相反地，當市民遇到經濟困難，娛樂及消遣的消費少了的時候，投注額亦都會下降。另外，我們亦都發現賽馬投注額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掛鈎的，即是說當物價上升的時候，投注額會上升；當物價縮減的

時候，投注額亦都會下降。

我不再說其他的因素，我只不過想舉出一個道理，就是其實馬會所謂投注額是受澳門賭場搶去，或者香港人到其他地方投注，令到香港的賽馬或者足球博彩的投注減少了，其實這個是不成立的。相反地，我們要明白因為投注額的變化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周期的正常變化，經濟好的時候投注額會上升；經濟差的時候投注額會下降，所以希望各位委員去明白這個道理，不要受到馬會沒有證據的理由去影響你們的判決或者你們決定，希望你可以根據事實，根據賽馬投注額是受經濟周期影響這個事實，去否決馬會建議增加賽馬日和增加海外轉播日的建議。謝謝主席。

主席：

多謝你。接下來發言的就是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的代表。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有限公司代表：

其實馬已經被公認要來治療傷殘人士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不只可以令到傷健人士建立自信，加強他的注意力、專注力和自律精神，更為他們提供康樂體育活動。香港傷健策騎協會是一個有三十二年歷史的非牟利機構，在成立的初期，有很多義工每星

期都在雙魚河的馬會騎術學校幫助我們為策騎者進行練習，他們用的馬匹，大馬、小馬都是由馬會提供，在一九七六年已經有三百名策騎者參與我們的課程，我們大約用十匹馬，大馬、小馬各十匹，有時徵用軍驃，發展到現在我們每年訓練六百個學童，差不多用十八匹馬，還要向馬會借大約十二匹，來到應付每年這個需要，但我們這個需要只是達到社會要求的三分之一。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是備受政府和公眾的認同，因此本會在一九七八年得到政府給予一個新的會址，而現在的薄扶林道麥理浩夫人中心是得到馬會慷慨的捐助，所以本會才有一個馬術策騎中心。

馬會不只鼎力資助本會和其他慈善機構，亦協助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和殘奧比賽成功在香港舉行，得到一個很高的聲譽，備受讚揚，本會派出葉兆康，結果不負眾望，是在個 list 裡面。本會亦都計劃訓練三到十名香港年輕的殘疾馬術選手，組織一支符合參賽資格的隊伍代表香港參加二零一二年在倫敦的殘奧馬術比賽，希望馬會能夠不斷繼續支持我們訓練本地的傷殘馬術運動員代表香港競賽世界賽事。

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八年的馬季，馬會捐了十億給香港社會各界，等於全港每人資助一百三十一元港幣。根據比例計算，如果增加五個賽馬日，收入將會為社會提供多 0.5 個 per cent，合共六千八百萬元，即是每個港人都受惠了九元，所以我認為全港市民都應該為這五天帶來的額外捐助表示歡迎。假如這六千八百萬元有一半是用在傷殘服務，我們就更加要留意，香港有三十六萬殘疾人士，我亦都看過、參考過二千年 CRR 的登記，有二十六

萬九，不計那些精神科，如果只計這三十六萬，我們差不多提供了每一個傷殘人士九十四元的服務的福利，我希望各個服務團體、志願團體都一致支持馬會所提出的增加五個賽馬日的建議，以及任何其他有關提高收益的措施。我們支持馬會的建議，將有助把有限的馬會捐款和政府有限的資源維持一定水平，造福不只是我們香港傷健策騎協會的會員，亦造福好多傷健人士，和令其他志願機構能夠受惠。同樣重要，增加賽馬天會幫助馬會創造更多全職和兼職的就業機會，對於在金融海嘯期間被解僱的人士，尤其是中年人、婦女及年青少年等弱勢社群都有所幫助。

我還補充一下，在二千年的二十六萬九千名的傷殘人士，現在都已經增至三十六萬，增進是 33 個 per cent，加五天其實就回報我們不足 6.5 個 per cent，我好希望將來馬會再申請多五天，應該十天，才能夠彌補我們的損失，13 個 per cent 的傷殘人士增加的數量，希望委員會慎重考慮我們上述的意見，並且認真考慮馬會的建議。多謝。

主席：

多謝你。秘書處通知我岑德強先生到了，請岑生發言。

岑德強先生：

我們香港公司約僱用的二千個同事，每逢暑假我們都會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個人離開，加上金融海嘯，我們已經計劃裁員，但慶幸聽到馬會說增加五個跑馬日。每逢不跑馬我們的收入約跌 10 至 15per cent，加上這次金融海嘯，我猜都有 20per cent，所以起碼裁員二百人左右，如果相對馬會多五個跑馬日，我們會縮短一個月的裁員時間，同樣因此有大約二百個家庭在這個月尚有工做，之後就不敢說。

我覺得跑馬事業都沒有關乎什麼賭博的，因為我以前都好喜歡賭錢，但是自從何世柱先生帶我入了馬會之後我喜歡跑馬，跑了馬之後我就已經不去澳門賭錢，何解？澳門的賭錢純粹是博彩，買百家樂、番攤沒有數據調查，沒有賽績紀錄。現在我覺得跑馬很好，又可以說減幾多磅、加幾多磅，又買 3T，慢慢我有了興趣。我有個朋友，以前是報紙的社長，他以前都好喜歡去澳門，但自從他跑了馬之後又甚喜歡跑馬，他都七十幾歲，他說如果不跑馬他都不知去邊，他喜歡跑馬。謝謝。

主席：

好多謝你意見，岑生，時間到。接下來就是 Mr. Douglas Whyte, your turn.

Mr. Douglas Whyte：

I am Douglas Whyte and I'm here to express my personal views to members of the Betting and Lotteries Commission in regard to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proposal of adding extra race days and simulcast. I've been riding on a regular basis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13 years.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quality of Hong Kong racing is amongst one of the forerunners in the world. Many jockeys who have ridden her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the club's racing operation has been very, very professional and shares an equal standard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if not better.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excellence and great quality of racing in Hong Kong, I'm always puzzled by the unnecessary restrictions imposed to the club's racing business and its operations. As an eight times champion jockey in Hong Kong I'm very frustrated and I'm dedicated as well to help promote Hong Kong's racing sport. But as I said, I'm often frustrated when expressing my views on the issues of race days and simulcast limits, as these restrictions are non-existent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New Zealand,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frica.

The proposal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ace days per year from 78 to 83 represent a very modest change, but this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in many whose jobs are related to horse racing. The extra days will mea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xperienced jockeys but also for younger riders to improve their riding skills. Not only

that, such increase can create more racing opportunities or for horses who quite often are not able to obtain a run during the limited numbers of races available. In my view, racing is a global sport. If the club fails to follow the pace of the global racing development by giving more flexibility in its operation, even as basic as getting an extension of number of race days, I worry Hong Kong may lose its leading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in the future.

主席：

Thank you, Mr. Whyte. 接下來我們請魏昌健。

Mr. Ngai Cheung Kin, David：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人士，大家好，我是以個人名義發言，利益申報方面，我亦都是馬會會員。我相信香港賽馬會對香港的貢獻，在社區方面，在慈善方面，亦都包括在協助處理一些病態賭徒人士的幫助，他們是有做到成績出來，而馬會亦都盡了他的責任。那些可能是有問題、病態賭徒的人士，他們如何去 identify 自己出來，如何去尋求需要的協助，我相信 no matter 你是增加賽事的次數；或者減少賽期的次數，是否他們不會去參與賭博呢？沒有賽馬，他們會不會參與其他形式的賭博呢？這方面可能其他場合可以再探討，但是馬會今次的建議，我個人是表

示支持的。我想說就是這些，thank you。

主席：

好，多謝你，Mr. Ngai。接下來去請基蔭家庭服務中心發言。

基蔭家庭服務中心代表：

申報利益，我的教會自從提供有關戒賭服務之後，人數方面是有倍數的增長，因為多了很多賭徒和賭徒的家人，我不知再開置多幾日跑馬，是否會令我們教會人數增長更大。我好體會到其實很多坐在此處的人，或者在賽馬會裡面的馬主，他們是不明白民間疾苦，他們坐著欣賞一些幾百萬的馬匹，但我希望這些馬主或者在座的人士能夠到戒賭機構，去看一看那些輸了幾百萬，他們家人說他們是「畜生」的「畜生」，看看那些輸了幾百萬的人何以他們家人說他們是「畜生」，看看那些馬，看看那些人，你就明白民間疾苦。

在前年有一個馬伕來求助，他是馬伕，但因為早兩年環境不好，所以他馬伕本來是沒有得做，他來求助，因為他賭博，輸好多錢，但結果馬會又再僱用他，請了他之後，跟住馬季開了不久他就跳樓死了，我好可惜救不到這個馬伕，因為馬季開了，所以他禮拜日就沒有辦法再來教會。有一個馬伕跳樓死了。

早前有醫生說長者得到馬會的資助，我告訴你，在我教會的長者裡面有幾個給兒子激到中風、激到死，如果他不是有個爛賭兒子，他是不會中風，他不會給兒子激到死，激到半死，要去看醫生，他的錢是絕對夠他下半生用來看醫生，好好過日子，但因為有個爛賭的兒子，所以他輸到是沒有好日子過，甚至乎好痛苦。

我又告訴大家，先前馬會話「娛樂、娛樂」，你可以來我們戒賭的機構聽聽，那些賭徒就說「愚落、愚落」，賭博是愚蠢兼墮落，所以這種娛樂是愚蠢兼墮落，是輸了自己錢，輸了自己的尊嚴，輸了自己的人格，輸了自己的家庭。

我又要告訴大家，加多五日，對馬場裡面的馬主是會多了好多的調劑，多了好多的光輝，因為贏了馬好光輝，但是對於好多賭徒來說，他是少了幾日真真正正在暑假裡面可以享受幾日家庭的娛樂，家庭的生活。

我又要告訴大家，現在我們香港是貧富懸殊，是非常貧富懸殊，這個貧富懸殊裡面其中有一個就是賭徒，好多是賭鬼，又是窮鬼，越窮就越見鬼，越見鬼就越去做賭鬼，窮鬼、賭鬼差不多分不開。我告訴你，今天說賽馬會作出很多貢獻，我告訴大家，教會在我們社會所做出的貢獻絕對不少於賽馬會，今日教會裡面好多的機構，好多的資助，好多的祝福，好多的幫助，教會是絕對多過你們賽馬會，所以我好希望大家都要聽一聽，今日好多病，

好多長者的問題，如果沒有賭博的問題，根本是不需要你的賽馬會基金，廢話。

主席：

好，接下來請東華三院平和坊的代表發言。

東華三院平和坊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你們好。平和坊是受平和基金的資助，負責輔導有病態賭博的人士和他們的家人，我們在過去五年輔導了超過五千位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和他們的家人，在我們臨床經驗和我們在國際的研究裡面，我們都知道一位病態賭徒所影響的人不單只他自己，有十至十七個在他周圍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等等，甚至有些人犯了法，我最近收到荔枝角一個犯人的一封信，就是說述他自己因為賭博而犯了罪，囚禁在荔枝角入面，請我們用信來同他說話。有見及此，我們覺得受影響的人士，是遠超過理工大學最近研究報告得出來的 4.5per cent 有可能成為問題或者病態賭徒的人數。所以我們覺得就今次這個 topic，我們要聽一下受影響人士的人他們的回應，因為時間不多，我們就在上個禮拜四開始到昨日的早上，訪問了總共五十四位人士，在我們中心尋求幫助的人士，包括四十四位賭徒，十位家人，諮詢他們是否同意馬會今次的建議及其同意或不同意

的理由。

就住兩個議題，我們問了三個問題。第一個議題就是他們是否同意增加五個賽馬日，延長賽馬季直至到七月中下旬，有三十四位的 client 不同意，有十七位沒有意見，有三位同意，我們看看他們的理由。

在三十四位不同意的當中，有十四位說會令賭馬的人更加容易沉迷，害人害己，避免更多人陷於賭博的深淵，可免則免。有人說會助長賭風。亦有人說覺得現時已經足夠，而且增加賽事會令他自己有空息的感覺。有的人說一年當中跑了九個月馬是相當足夠。有的人說暑假會增加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影響賭風。有的人就關心騎師和馬匹，說對騎師和埋馬匹不健康，因為天氣太過炎熱。

沒有意見的十七人，大部分都因為他們不參與賭馬，對賭馬沒有興趣。但是有一個就說他相信不論反對的聲音有多大，馬會都會堅持增加賽事來增加稅收。

三位同意者認為有助馬會的收入，增加馬會員工的收入和就業機會，以及沒有馬跑都有其他參與賭博的方式。

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是否同意增加二十天非本地賽事同步播放的賽事，有三十人不同意，十九人沒有意見，五個同意。

不同意的人當中有認為增加轉播賽事沒有增加投注額，倒不如實施全年跑馬。有的人就認定會令賭徒本身再輸更多。亦都是有超過十個人說平時已經有好多賭錢的機會，會助長賭風。有一個人說平日賭波的機會已經太多，理由不成立。有的人就說容易與香港的賽馬混淆。有的就說好多後遺症，有的不成熟的人會容易成為賭徒和沉迷。有一個就說收入不會好多，故不知道何解會有助馬會的收入。有些人就說因為新聞報導指海外賽事是虛構的。

沒有意見的就認為，「我相信不論反對的聲音有幾多」，馬會都會堅持增加賽事來增加稅收。

同意的人認為可增加對外地賽的認識，以及可以欣賞不同地區的賽事。

對不起，我超時了，我要說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增加賽事的話，你會不會減少去澳門賭博呢？」有四十人說不會減少，有十二人沒有意見，有兩個人說會。何解會不同意呢？就是說對賭馬沒有興趣以及兩者之間的屬性和取向都不同，吸引不同的賭徒，以及在香港賭會比較方便。謝謝。

主席：

接下來是 Mr. Admond Yue。

Mr. Admond Yue :

大家下午好，我是 Admond Yue，是馬主，我參與這個運動已經 over 二十年，其實香港賽馬運動由業餘到現在，在世界上有如此高水平，我自己感到好高興，好榮幸。

關於增加五天賽事，或者轉播更多有關外國賽事，本人是贊成，我理據就是，第一，若果我們增加五天賽事，好多坊間都問會不會鼓吹賭博呢？其實五天賽事，不是說增加五十天，只是五天，我不相信，亦沒有理由相信增加五天可以荼毒我們的社會，我覺得是 exaggerate 了。

第二，在五天賽事裡面會不會有什麼幫助呢？其實是意義大於實際，何解呢？在增加了五天賽事之後，我們相信除了政府的 revenue 是多了之外，更加多的 donation 會 generate 到。另外，我們不要忘記可以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說 part time，都是一個就業機會，在社會低迷的情況之下，我們有責任去增加就業機會。

另外配套方面，大家有沒有想到增加五日賽事，裡面有的配套亦是無形中增加了收入，例如 transportation，巴士和所有的公共設施，甚至是食肆，他們都會增加 sales 的。

另外我覺得在其他國家，例如紐西蘭、澳洲，我到這些地方好多次，他們有一個專責的部門是 promote 賽馬事業，我不相信其他城市 and 香港有何分別，人們日日都跑馬，現在我們只是增加五天賽事，我不相信這樣會有任何的大的影響，只是說好的方面是比較多。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 Mr. Yue。接下來是 Hong Kong Equestrian Federation。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 Equestrian Federation：

Chairman, Commission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today as Secretary-General of Hong Kong Equestrian Federation.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HKEF is the official body and responsible for equestrian sport, holding international equestrian competitions in Hong Kong since 1973. Every year, HKEF in conjunction with Jockey Club is pleased to hol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Prominently HKEF cooperates closely wit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on all matters related to equestrian sports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regular competitions and jumping dressage and eventing for local

competitions. Our successful cooperation and staging of the Olympic equestrian events in Hong Kong last year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and goes a long way to establish Hong Kong as the world's equestrian capital. Further underlining its commitment to promote and develop equestrian sports in Hong Kong, the Jockey Club announced last December to provide in addition 50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to assist senior riders of the Jockey Club equestrian team for their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with the prelim aim of China games, Asian games and Olympic games in London 2012, also to establish a junior equestrian team of five riders every year. These activities help to sustain the Olympic spirit and legacy in Hong Kong and ensure that equestrian sport continues to flourish in the city.

The Jockey Club recently resumed its proposal on betting duty reforms, including five extra race meetings and a number of additional simulcasts. HKEF wishes to express its support for the proposal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 people who are arriving regularly in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Olympic equestrian events held last year with over 155,000 visitors, the waiting list in the three public riding schools has increased to 3,000 from 2,000 before the games. Accordingly, the potential riders in Hong Kong could have increased to 5,000, due to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for equestrian sport in Hong Kong, we have already lost many potential riders as some have

already sought for alternatives by going across the border for riding. In other words, not only equestrian sport will not be able to develop further but will also affect the image of Hong Kong as an equine capital. At this stage more than 200 people are working full-time in the equestrian sector in Hong Kong assuming the number of riders could be doubled, the number of jobs will als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not counted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helping in our events. Teachers and schools realize more and more the educational aspect of horses and the equestrian sport. The handling and riding of horses and the general contact with animals supports children and their development to learn to take over responsibility, to gain self-confidence, social behavior, improved concentr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So far more than 16,000 people visited one public riding school in Tuen Mun during one year and this number already reached the riding school's capacity limit for school visits.

Without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Jockey Club, Hong Kong will not have any chance of developing its sport other than the properties which are mainly provided by government, just about every piece of infrastructure was put in by Jockey Club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s of these schools are of course all retired racehorses from the track, donated by the Jockey Club. More importantly these activities show how Jockey Club fulfill its unique not for profit mode in operation as a model for all racing jurisdictions in the world. In fact its leading role and efforts in promoting equestrian and racing

as a sport have been widely commended and recognized by all of its counterparts both locally and worldwide. Horse racing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sport on its own right; more than 20 jockeys are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Equestrian Federation and therefore part of our equestr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Five extra race meetings a year and additional simulcasts represent minimal changes in our view to current arrangements, but give the jockeys and all interested people and friends the possibility to lift the sport.

In addition HKEF thinks that it's crucial for government to try its utmost to strengthen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and secure its position as Asia World City and its tourism industry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participation of Jockey Club is significant as well as inevitable. Without supporting racing industry, Hong Kong will not only lose the possibility of additional taxes but also risk the right decisions regarding a flourishing racing industry and therefore we will lose the guarantee of this equestrian sport in Hong Kong.

主席：

Thank you very much. 接著我們請香港青年協會發言。

香港青年協會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我作為一間非牟利福利服務機構的代表，今日希望就馬會在賽馬和博彩娛樂事務以外，他所肩負的慈善功能和社會角色表達一些意見。在表達意見之前我首先作出申報，本機構在六十年代開始已經接受香港賽馬會在內的慈善機構提供財政資助，本人亦是馬會的遴選委員。

我有以下幾點意見。

首先，就是馬會的慈善功能歷史悠久，在香港慈善事業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過去十年，馬會每年平均撥出的捐款大約有十億港元，十年來已經捐出超過一百億港元給香港的福利機構和教育機構，我相信該會亦都是繼政府以外全港最大的一個資助機構，捐款亦都高於香港公益金每年的捐款的五倍，這些資助對本港慈善事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根據最近數字，社會福利署每年為本地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經常性資助差不多是六十八億港元，在零八、零九年共有一百六十二間機構受惠；公益金每年的撥款大約是一億八千萬，提供給本地一百四十四間福利服務機構；而馬會每年撥出十億款項給六十多間機構，社會組織同學術團體，和資助數以百計的慈善同社區計劃，令到社會各個階層都可以實際受惠，所以相對於社會福利署和香港公益金，馬會是以獨特非牟利的營運模式，結合了體育、博彩同慈善事業，這獨特的功能是難以替代。

第二點我想說，就是馬會一直對創新和試驗性的社會服務以及工程項目都非常支持，對本地福利事業的長遠發展有重大的影響。據我了解，馬會本身是一個著重求變求創新的機構，一直都是勇於嘗試和發揮參與精神，推動一些創新的社區服務和教育計劃，以回應社會的需要，其中有「共創成長路」、「流金頌」，和如何進行現代化的工程，都是對社會起了一的積極的作用。

第三點我想說，就是在經濟困難的時候，馬會能夠為本港非政府服務機構提供穩定和可靠的財政資助，這個對於整體社會來說是裨益甚大。我記得在二零零三年沙士的時候，馬會在該年經濟非常困難時，仍然撥款十億以上的財政資源支持福利服務工作。今年就算是金融海嘯的時候，慈善信託基金仍然撥出十一億港元繼續支持，令到服務不會受到金融海嘯或者經濟不好影響，對這些服務機構來說，他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

主席先生、各位委員，總括來說，馬會對本地慈善公益事業的貢獻是肯定的，而他在社會慈善功能方面的重要性亦都毋庸置疑，馬會的穩定收入對他能夠繼續發揮上述慈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容忽視。

最後我想補充，任何博彩活動在香港都是需要受到監管和規範，政府亦有責任去採取適當的監管措施，而社會亦應該參與討論，衡量當中利弊，以保障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此外，我覺得繼續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教育市民和嚴謹執法亦都同樣重要。多謝主席。

主席：

多謝你。我提議大家休息五分鐘，休息五分鐘之後我們繼續開始聽。

主席：

各位委員請就位，我們繼續會議。We would resume and I invite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to address to the committee. 請香港演藝學院的代表發言。Pleas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Thank you. I've submitted a written statement; I am not proposing to read out the data I mean, in fact, we haven't got time, so I'll just highlight some of the things. Some of the people around this table know already that I presented some scholarships recently at Disneyland. And when I set out for Disneyland that's Sunday morning, I said to my six-year-old godson, "I'm off to, Sleeping Beauty's castle!" And his eyes widened and he said, "Are you going to save a princess?" Which I thought was a lovely story.

Well, the Jockey Club has been saving princesses and princes for many years by providing all-important scholarships for students to study in Hong Kong. So in summary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Jockey Club'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quality, to charitable, societ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You know, from someone who'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arts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I think the Jockey Club's dedication to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textual by nature. It's about Hong Kong. Evidentially it's been seminal and defining for Hong Kong. You know, the Jockey Club is not simply engaging in high-profile highbrow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but in roots and branch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activity. Investing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future generations. It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an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enabling all-important linkages with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alented and potential – potentially talented students, students who could study here then, and long ago, foreseeing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 as a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hub. Just some highlights. You know I think it's over time the club has shown a prophetic seeing of tomorrow's societal needs. It does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the club comes to us from time to time with wonderful ideas as to how we can engage better with our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the building for example of the Academy was the Jockey Club's, the Millennium Studios, added later. We are funding together but the Jockey Club is funding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an amphitheatre enclosure. The funding also of some community and schools work up there in Happy Valley site in museum, we engage with about 7,500 students, school students each year, often from deprived school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That's a club initiative. We support the arts festival. There's that wonderful creative arts center at Shek Kip Mei. And so on. Particularly the Jockey Club Arts for the Disabled scheme.

And I could go on about the other community activities. I think it's proved an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financial model by which to support local and reg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hort, like Hong Kong, it actually works.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room for some more of this, if the Jockey Club is further enabled and empowered by increased income streams, and we have some ideas on that. But you know, regeneration of Hong Kong is always people-based, it's people-based. It's about education, it's about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t's about the need, to build societal welfare, in short a crucible for cultural change. You probably know already of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some joined-up thinking, and I believe it is sustainable, it's self-enabling, it'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place for arts practitioners and artists to flourish with the community.

So in short, I am very supportive of the Jockey Club. We had a visitor recently to our open day, we had 22,000 people at our open day. And one seven-year-old little girl started to draw a picture, when I said to her, "What are you drawing?" She said, "I'm drawing a picture of God." And I asked, "Well, not many people know what god looks like." And she looked and said, "They will in a minute." That's real belief in the next generation, real positive thinking.

主席：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來我們請黃世澤先生發言。

黃世澤先生：

各位委員，我不複述我在書面上的意見，我是以一個獨立時事評論員的身分來發表意見，我不是馬會職員，亦都不是馬會會員，同馬會唯一的關係可能只是一個馬會投注戶口，但我不賭的，我只是買六合彩。

首先有幾個論點我想好直接提出，我自己個人支持馬會的建議，我好直接去解釋或者是反駁某些論點。

第一，關於理工大學的報告，我都看完整份理工大學的報告，報告有一樣說得很清楚，就是請大家走去灣仔，由海邊到軒尼詩道，那些澳門的賭場廣告，同馬會的廣告 size 來比的話，澳門的大太多，但何解明光社的人沒有去責備那些人，反而去責備馬會？是否「唔捉麻鷹捉雞仔」。

第二，就是澳門的病態賭博，我不知有沒有人是真正去過澳門賭場。澳門的賭場第一是可以信用 card 取籌碼；第二，裡面沒有鐘，沒有監管的，可以說是去到沒有王管的地步，但馬會個鐘好清楚，亦都是監管得好緊，但點解監管都...

明光社代表：

主席，我想我要提一提，雖然是會議常規，我想第一，他說了「明光社」...

黃世澤先生：

喂，我覺得即是...

明光社代表：

我覺得我需要在此停止他再發言。

黃世澤先生：

喂，我想問你有何權力去停止我發言呢？

主席：

是，請你繼續發言。

黃世澤先生：

是。如...

明光社代表：

我想同主席說，我只是提出抗辯。

黃世澤先生：

第三，有人濫用滑坡理論，如果有人推論說加五日賽馬日，最終是想全年都有馬跑的話，我們可不可以推論有個別團體想反對這件事，最後令到全香港禁賭呢？在淫審以至其他問題上面，有個別宗教團體的言論，我們有理由相信可以用同一邏輯來推論他們。

第四，最後有關慈善捐款問題，現今金融海嘯，很多銀行已經不肯捐款，教會如果說他自己可以承擔捐款，但如果有些機構是沒有宗教背景的，他們的錢從何來？例如香港青年協會，是否教會都會捐錢給青年協會呢？是否佛教團體的錢都由基督教會負責？我今次上來是覺得有些問題必須說清楚，我不想一些在邏輯上有混亂的所謂理由，來影響到你們博獎會的決定。

主席：

多謝你黃生，時間到，謝謝。接下來請香港賽馬會騎練協會發言。

香港賽馬會騎練協會主席：

大家好，本人羅德權，是香港賽馬會騎練協會的主席。今日就香港賽馬會向政府要求增加五個賽馬日及轉播多二十天海外賽事的申請，我說出本會及大部分馬房的員工的見解，我和我同僚都非常支持賽馬會的申請，以下我從個人、馬匹、道德、社會

經濟四大方面提出我的想法，說出我們為何要支持賽馬會的申請。

首先，從個人方面，我在香港賽馬會工作二十多年以上，由見習騎師到今日的高級策騎員，馬會一直有良好的工作編制系統，各級員工除有法定假期之外，還有足夠休息時間，及賽馬日工作補貼，因此，第一，增加賽馬日，我深信絕對不會加重馬房員工工作的負擔，因為賽馬會在人事管理方面有高度的管理，良好的機制，我們會有適當的休息，休假分配及醫療。第二，剛才說過，每一個賽馬日馬房的助理，即是馬伕，策騎員，電話投注部職員都會有工作津貼，增加賽馬日，即是增加我們的入息，在金融海嘯下，人人都想多賺一些，除了我們，相信在座各位都不例外。現時大概有五百多名馬房助理，及馬房領班、策騎員共二百人，政府若果不批准馬會增加賽馬日，即是剝削了我們用努力賺錢的機會，幾百元、幾千元可能對某些人來說微不足道，但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從馬匹方面，或者有人擔心增加賽馬日會令馬匹辛苦，但我多年的工作經驗，這情形是絕對不會發生，首先，賽馬會有國際水準的醫療設備，加上有國際級的跑道，及有最好的競賽飼料，足夠支持馬匹出賽的次數。現時香港有千幾匹競賽馬匹，香港的練馬師都是國際級水準，他們會有最專業的部署安排馬匹出賽，增加五次的賽馬日不會對馬匹有太大影響，加上有個半月的暑假休息，已經好足夠。

從道德方面，自小我只是聽到說炒股票，甚至現在的大學

生都是借錢炒股票，又或者在澳門輸錢借貴利，引致出現家庭問題，甚至自殺事件，但有沒有聽過賭馬會賭到傾家蕩產的呢？就算我現時在馬圈日日工作，好多人以為我們好喜歡賭錢，其實情況是絕對不是這樣的，即使我日日騎住匹馬，我都絕對不會在匹馬身上加重注，何解？因為跑馬往往好多變數，除了馬匹之外，檔位、騎師、賽事形勢都會影響一匹馬爭勝的機會，賽馬實際上即是考眼光、考智力的運動，所以不識賽馬的人整天將賭馬、賭徒混埋一起，其實是絕對不了解，是不理智和不公平的說法，賽馬一個遊戲，從今時今日賽馬資訊可以在手機上取得，亦已經可以反映到在香港市民心中只是一個小小的娛樂，正因為賽馬不是純賭博的性質，所以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增加賽馬日不會助長賭風。

增加五個賽馬日是一個短短的日期，不會對青少年有不良的影響，反而賽馬其實就帶來很多正面的訊息。一九三八年美國大蕭條，名駒“Sea Bisca”振奮人心，成為美國的傳奇；香港亦出現過視為香港人的精神，有「精英大師」、「爪王凌雨」爆冷，只要家長、教育界用正確的教育態度，其實可以帶給社會好多正確的能量，以及可以激發香港人的奮鬥心。

最後從經濟角度，增加賽馬日是增加政府稅收、慈善捐獻、創造就業、帶動社會經濟等等，增加賽馬日和轉播二十天海外賽事，有連扣性的經濟效益，亦帶動交通、飲食業以及旅遊業，這個真是我們鄧小平先生所說的「馬照跑」精神，社會好，我們生活自然就好。謝謝。

主席：

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黃汝安先生發言。

黃汝安先生：

主席、各位委員，我在香港馬會已經做了超過三十年，我從事賽馬業已經四十年，我想告訴大家，不要將熱愛賽馬和賭博，病態賭博視爲一樣，不是同一回事，我自己不賭錢的，我本人一毫子都不賭的，所以我不同意某的人說我們助長賭風，這個是不成立的。

正如我想說，加五天賽馬，亦都不是等如助長賭風，這個不相關，我們應該將兩件事分開來說，因爲現今馬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周邊的競爭。你如果有聽新聞報告的話，港珠澳大橋昨日拍板，這個是五年後一個大的競爭，將會無可避免有好多人去澳門賭錢。馬會作爲一個有社會責任的機構，每年又要交很多稅，又要捐很多錢給慈善機構，在今時今日他還不去 plan 五年後將會面對什麼的競爭對手，坐以待斃，是說不通的。因爲從數字看，我記得我們九六、九七年時，當時的入場人數是三百二十六萬，跑七十五天，現在跑七十八天，入場人數得一百九十三萬，投注額由九百二十三億跌到六百四十億，所以作爲一個負責任的社會機構，一定是要未雨綢繆，所以請各位考慮，不要將加五天就是

等如助長賭風，是完全沒有關的，兩件事應該分開來說，如果說賭風，不如說香港現今的證券買賣、牛熊證，或者剛才那位先生提到的澳門賭場提供的免費船票、免費食飯、房等，我們馬會有管制，有政府監管，所以希望各位委員認真考慮。多謝。

主席：

多謝黃生。繼續請香港評馬同業協進會代表發言。

香港評馬同業協進會代表：

博彩和獎券事務委員會，你好。本人好高興有機會代表一眾的傳媒工作者、業界，在今日同大家一齊出席這會議。我代表香港評馬同業協進會，對於香港賽馬會向政府提出有關這個賽馬活動安排的意見，本人和本會是贊成增加五天賽事和轉播海外賽事的。

首先，我本身代表這個傳媒工作者同報章的營運者，相信這個賽馬運動，對近千傳媒從業員、報章員工，以及其家庭是有好大影響。一份報紙需要的人手很多，包括記者、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甚至是運輸，林林總總的工作崗位都要用很多人，還有後勤的工作，可能是兼職來的，他們就在「啱暑」時收入一定會大幅減少，在現今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底下，增加五天賽馬

和轉播海外賽事，是對這個傳媒工作和他們的家庭生計有一定的保障。

兩項建議亦都對目前香港三十份賽馬報紙有直接的得益，為他們帶來額外收入，最主要原因就在近期，這五、六年之間，香港賽馬在報業方面的紙一路下跌，是蝕本的，為了保障這個事業，我希望馬會兩項建議能夠可以順利通過，不單只馬會有收入，而且對這個傳媒都有好處。

有人說賽馬會助長賭風，其實我都不贊同的，何解呢？因為我自己工作多年，亦都是有份投注，但我家人完全都沒有投注，即是不是說個個人都賭錢的。我覺得如果就現時來計，加了五天賽事是絕對不會助長賭風的，何解呢？因為如果你是不喜歡賭馬，你不會因為加了五天賽事，就會有引誘力叫你在這五日裡面增加賽馬，最後，我覺得如果增加五天賽事之後，對於我們的工作生存機會是好大。

繼續我亦都會說說，就是如果我們不是加了呢五天賽事的話，那些病態賭徒亦都會去別處賭，情況一樣，但是可能是沒有監管，我覺得是應該要增加五天賽事和海外賽事的。多謝。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香港明愛發言。

香港明愛代表：

我代表香港明愛不是來此提倡賭博，我亦不認為香港明愛會贊成推廣賭博活動，不過我想說說賽馬會和香港明愛之間的關係是，我們大家知道賽馬在香港，是客觀的現實，就是已經超過一百年，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接受賽馬就作為一種健康的體育、康樂同社交活動，甚至我們都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同推廣旅遊業都有關係。

我們一方面認為賭博，尤其是病態賭博是社會上一個毒瘤，不過另外一方面我們亦都認同馬會絕對不會將所有得益來中飽私囊，即是同其他賭場是會不同，所有的收益是會用在支持社會活動，為社會貧苦大眾謀求福利。因此我毫不隱瞞這個事實，就是香港明愛時常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申請經常性和大筆的財政資助，去展開不同的服務，這個是事實，因為如果沒有馬會的資助，我想香港明愛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一些政府不會資助的服務貧苦大眾的計劃，亦因此很多人就沒有辦法得到幫助。

我看賽馬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號的年報，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在當年的財政年度已經分發了超過港幣十五億萬元來到推廣這些項目，我們因此可以知道賽馬會使用非牟利的模式來到運作，目的是為改善社會和居民生活素質為大前提。又據我了解，賽馬會已經由十年前開始由一個被動回應社會的需要，擔任一個

純粹資助角色，轉向一個主動發掘潛藏社會問題，去提供一些適時而多元化的先導服務，例如「流金頌」、「共創成長路」、「和諧天地」、「毅力顯光環」等等，都是積極幫助社會團體去面對挑戰，克服困難。

最後有一點我必須要說，我相信香港賽馬會的存在意義到今日不單只是為了進行博彩活動，而是受政府責成去打擊非法賭博，有見及此，我懇請香港賽馬會能夠將他更多的得益去資助更多社區計劃的申請，來幫助提供活動，進而減輕受非法賭博為社會帶來危害和負面的效果。多謝主席。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請問匡智發言。

匡智會代表：

各位委員，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和你們分享賽馬會對本會的發展作出的貢獻，因為時間所限，我會專注說松嶺村。松嶺村在八十年代在大埔時，因為區內設施很少，所以如果我們的小朋友、大朋友有病的時候，唯一可以求救的地方就是賽馬會診所，賽馬會診所多年都幫我們，直至到 PWH 開了為止。

在八十年代整個大埔區都沒有泳池，而我們的智障小朋友是好需要一個泳池，剛巧那時沙田馬會開幕，我們的主席見到沙田馬會的馬都有個泳池，他就說「點解馬可以有個泳池游水，我們的智障小朋友沒有泳池游水？」於是馬會就送了個泳池給我們。這個泳池是同區內人士共用，即是學校和團體，透過這個機會我們可以做了共用的活動，亦都介紹了我們的智障人士給區內的人士認識。

當年找宿舍家長又好困難，因為我們位於偏遠地區，很多人都在九龍住，一早一晚都要輪班，要行二十幾分鐘一條路，私家路，不是叫私家路，其實應該是一條田畿，沒有人肯來做。我們就向賽馬會申請了一個職員宿舍，有了職員宿舍之後，我們找宿舍家長的難題亦都解決了。

在九零年代匡智會是很注重智障人士的職業訓練和就業。以前做生產行業，但是自從生產行業北移了之後，我們要轉型服務性行業，這個轉型是極之艱鉅，最主要一個原因，除了要重新訓練我自己職員之外，還要有一個真實的環境給我們學生實習，賽馬會知道我們的需要，他資助我們在松嶺開始我們 catering 的服務，而且亦有餅房的服務。我們匡智會的 cookies 現今頗出名，而我們的畢業生亦有機會在賽馬會的 Club House 裡面服務。

先前說過，因為需要真實環境，我們好希望有間 training hotel 給我們學生去實習，賽馬會就資助我們，將我們以前的職員宿舍，因為發展了市區的時候不需要一個職員宿舍，我們就將他

重新變做一間酒店，這是全香港第一間 training hotel，有了這間 training hotel 之後，我們學生無論在執房及清潔方面，都有一個好真實的環境去做。我今天帶了些單張來，希望有機會在 training hotel 招待大家。

馬會對我們的貢獻，或者 in a nut shell，可以借助在海外來探我們的嘉賓的說話來說明。他們看到賽馬會在松嶺的設施的時候，他說 “We wish we have a Jockey Club lik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in our country.” 謝謝。

主席：

好，多謝你。請李有來先生發言。

李有來先生：

我是李有來，我退休了十一年，我那時跟王兆旦的。現今加添五天馬好不好呢？我贊成。現時香港很多人失業，馬會要請多好多人來維持。馬會賺到的錢都是捐出去的。我最贊成，即是好多人失業，而你加多五天馬是好的，我贊成。

主席：

好，謝謝李生。接下來我們請監察賭風聯盟發言。

監察賭風聯盟代表：

我是監察賭風聯盟的召集人胡牧師。由九九年開始我們在座有幾位都已經是對賭博問題作出關注。首先，當時是反對馬會的千禧賽馬，所以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何解有今日的博獎會成立，或者之前的足獎會呢？就因為在零三年討論足球合法化的時候，當時我們責成政府，特別是立法會，所以才成立了今日的所謂博獎會。但當我們回顧今日這一場遊戲的時候，我相信大家心裡有數，特別在座，即是何解突然之間多了如此多團體或者個人來到發言呢？何解以往在任何關注賭博問題裡面，都是我們這幾個人經常就賭博的問題去表達意見？就是可以看到今日好明顯是一場 show。

我小時候是讀天主教慈幼小學、中學，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卅多年前，當時是讀到有一位英國的作者 Jim Morris，他這樣來描述香港的情況，他話“ The colony was ruled by the Jockey Club,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and the Governor in that order.” 中文表達就是「香港是由馬會、匯豐銀行、港督依著次序來到管治」，當然這番說話今日引用是絕對政治不正確。回歸之後馬照跑的香港已經沒有英國派來的總督，我們按照《基本法》選出特首，匯豐銀行已經不是香港人的銀行，在九一年已經捨我們而去，今

年盈利大幅倒退，更加要我們香港人，可能包括在座各位，要集資供股。

相反，九七之後的馬會擁有二萬多名會員，員工二萬五千名，馬迷達到一百三十萬。這些資料不是我說的，應家柏在他網誌裡面說得好清楚，馬會可以說是香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政黨，其金錢王國，上至曾特首，我們的司長，下至立法會議員，政經名人，今日發言的梁智鴻、Rosanna 王菀鳴，包括我們在座的主席鄭慕智，全部都是馬會的會員，馬會在香港是擁有絕對的優勢，誰可以向馬會說「不」呢？沒有。

特別你看今日的安排，馬會都有二十分鐘發言，而我作為監察賭風聯盟，我只是得五分鐘的發言時間。過去幾年每逢賽馬投注額下降，馬會就會向政府提出建議，二零零六年立法會通過博彩稅（修訂）條例，馬會承諾頭三年要為賽馬博彩稅包底八十億元，現在只不過是比上年同期，馬會所說的數字下降了 1.1 per cent，今年是四百六十九億，馬會就已經揚言要增加個賽馬日。在零六年博彩稅（修訂）條例通過之後，已經按馬會要求作出更彈性安排，使到馬會的派彩更加有吸引力來打擊外圍，為何三年還未過去，馬會竟要求再一次調低邊際稅率，由 72.5per cent，降至 67per cent？不要忘記零三年政府通過賭波合法化之後，馬會收入已經明顯上升，去年整體收入是高達二百二十億元。

我們面對馬會這個要求，確實監察賭風聯盟是勢孤力弱，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抗衡馬會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

報章從來不會見到我們的言論，因為很多報章的主管，很多同馬會有利益關係的人士已經一早表明了他們的立場，所以我想既然博獎會沒有力監管，立法會又不能監管，政府部門又不要監管，我們有一個大膽建議。馬會常說澳門經常來到影響他，既然澳門的博彩業都可以上市，何解馬會不盡快上市？我相信以馬會在香港建立了一百二十五年良好的公眾形象，很多香港人，可能包括我在內，都一定申請認購，做馬會的小股東一定不會差過做電訊盈科的小股東，或者這樣可能起到一點的監管作用。

你特別說到今日是否香港仍然由馬會管治呢？我相信各人心裡有數。有戒毒團體、社福團體向我們表達不能夠公開反對馬會任何建議，包括延長馬季。慈善和教育團體都知道會有更多家庭受害，更多青少年成為病態賭徒，但今日好多人接受賭博沒有問題的言論。可能馬會較平機會更勝一籌，因為他不是公營機構，又不是上市公司，其實馬會根本不是善長人翁，你想一想澳門他們會不會多謝何鴻燊，多謝金沙？不會，但會多謝澳門政府上年派錢，今年派錢。就因為政府的措施，讓馬會成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的善長人翁，如果所有的錢歸入政府的時候，我相信所有今日在座的團體是會多謝香港政府，而不是多謝馬會。所以我們說今日如果香港仍然是馬會管治，監察賭風聯盟只是無奈地去接受今日這場假諮詢。今日是增加賽馬日，不久的將來是開賭 NBA，開賭本地波，開賭場，開網上賭博，馬會的管治仍然是不會消滅，這個就我的發言。

主席：

多謝胡牧師。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代表：

本人代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言。本會亦是監察反賭風聯盟的一個成員，我們的發言內容其實已經呈交了一個書面文件，在此我就不想多說。但是今日我出席這個場合聽到有部分發言，其實相當之詫異，尤其是好多機構、個人是突顯了馬會對慈善捐款部分的內容，而短視地忽略了賭風帶來的影響。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作為一個教育工作團體，是好清晰堅決反對今次馬會這個動議，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是關注學生，尤其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長，正確的價值觀念，積極人生的培養。賭風心存僥倖，博彩幸運曲徑求財的整體的影響我們是關注的，好可惜在今日很多團體的發言，雖然未必是為馬會今次增加博彩機會開放的日子鳴鑼喝道，但其實是曲線的支持和默許，我們深表痛心。

當然我們同意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而賭馬這種活動有好多個原因已經是被人所接受，但是現在我們的看法就是說發現政府一方面是鼓吹家庭生活和諧，但是一方面是變本加厲、火上加油助長這種歪風，我們十分之遺憾，我們當然聽到剛才監察

反賭風聯盟朋友的發言，我們知道這是一場好無聊，而我們不能扭轉整個形勢的一場「秀」。但是我們立此存照，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對於今次這個動議是堅決反對。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你發言。我們接下來請嶺南大學發言。

嶺南大學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你們好。就本人日前提交給委員會的書函，我希望在此簡短陳述一下香港賽馬會的慈善事務。本人明白委員會在評審馬會向特區政府所提交有關賽馬會的建議時，是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和理據，但我希望在此建議委員會就適量考慮馬會通過這些活動能夠為社會所作的長遠貢獻，所以我的陳述亦是會針對馬會慈善事業方面。

馬會是非牟利機構，在五十年代開始已經把盈餘撥捐本港的慈善和社會公益項目，以香港的社群的福祉做依歸，這熱誠一直持續至今。過去十幾年馬會每年投入在香港的慈善事務大概十億元，這數目其實就能夠令各階層社會多方面受惠。

本人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服務多年，特別想用馬會對專上教

育的發展的貢獻作為一些例子。由九十年代初至今，我先後在香港兩間高等教育機構任職，其一是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創立的香港科技大學，現在科大已經是國際上知名的研究性大學，當年如果不是獲得馬會大力支持興建校園，科大可能未必能夠順利成立。此外，馬會亦是慷慨資助科大發展多方面重要的領域研究，例如在生活科學和生物科技等領域，令科大能夠做很多很好的工作，揚名國際。

我目前任職嶺南大學亦得到馬會的資助，過去十幾年馬會頒發的獎學金和捐助興建的宿舍，使到眾多學生受惠。最近為期五年的嶺南大學和香港賽馬會傑出現代文學訪問教授計劃亦是由馬會捐助成立，我覺得這個計劃不單只增強了嶺大在中文系的學術地位和工作，亦透過公開講座和學術會議令廣大市民獲益。

除了高等教育之外，馬會的事業當然是多元化，涵蓋社會服務、教育培訓、醫療衛生、康體文化等範疇，馬會的捐助是扶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使他們有向上發展的機會，及促進社會和諧。

馬會所贊助藝術、運動、文化設施和活動，都能夠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同樣重要是馬會對香港社會未來的投資都有重大的貢獻，當然包括資助教育、環保和醫療等。

簡言之，我自己覺得過去半世紀以來，馬會對香港的成長和發展作出重大和深遠的貢獻，我再重複我自己一個想法，我明

白委員會在評審馬會向特區政府提交有關賽馬活動的建議是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和理據，但是我相信馬會所做的工作會獲得委員會一個適當的考慮。

主席：

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聖公會福利協會發言。

聖公會福利協會代表：

多謝主席。鄭主席、各位委員，午安。多謝委員會的邀請，我代表聖公會福利協會，對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香港的發展和對香港的慈善事業作出的貢獻，表達我們的多謝和欣賞。

詳情我們已臚列了在我們給各委員的信，所以都不逐一去說。因為只有五分鐘，我想就五點和大家分享。我們福利協會已經是和賽馬會合作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在當中我們是欣賞五方面的：

第一，信託基金和我們福利機構抱有一個共同信念，我們很多時都是為了香港的社會發展，為了市民生活質素的提升，以及對一些服務的空隙、沒有的服務，賽馬會都鼎力承擔。

第二點，其實在過去我們看到賽馬會慈善基金是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不單只是給一張支票我們，而是當他看到服務需要的時候，會同社福機構一齊去發展有關服務。

第三，他們能夠主動去辨別一些社會問題和需要，很多時他會邀請社福機構一齊去構思如何解決所面臨的困難，例如有新移民、人口老化、青少年問題等等，他們都是主動去接見福利機構，和我們去構思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有需要的社群。

我們好明白政府在財政資源緊絀之下，未必可以每個服務都提供津助。而福利機構很多時的角色就是一個實驗室的角色，我們試驗了一些服務，如果他是可行的時候，政府認為用這樣的方法、人力去提供可以幫助到社會，政府才會去承擔資源。其實馬會在這個社會工作實驗室裡面提供了好大的貢獻。

我自己好感動的，就是有一次馬會的同事到我們的安老院舍探訪。他們接見我們的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我們就向他簡介一些體弱的老人家需要什麼的復康用具才可以幫到他們，能夠將他們的潛能發揮得更加好。他們看完器具之後，向全港的安老院舍發信，願意提供資助，使到院舍能夠照顧一些體弱的長者，他們如此主動來到探索服務需要令我們好欣賞。

我亦都看到其實慈善信託基金是非常之高瞻遠矚的，他們不只看今日的需要，例如人口老化的時候他們推出「流金頌」，回應將來社會的需要。不單只是服務方面，在人力，在一些研究方

面亦是，令到我們的社會能夠好好預備將來人口老化所面臨的挑戰。

第五，我們亦都看到賽馬會慈善基金提升界別實證這個經驗，我們叫 evidence based 的 practice，很多時為較少資源的福利機構提供做一些研究調查，他們非常著重一個專業水平的提升。在我們角度來看，香港賽馬會的事業都是政府認可的一個合法機構，善用這些金錢，幫助我們的社會改進，令到社會發展，提升香港居民的生活質素，亦彌補政府的不足。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請天比高創作伙伴。

天比高創作伙伴代表：

你好，鄭生。我和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是在二零零五年的聖誕節開始商討天水圍天比高創作伙伴的意念。何以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才可以真正開張呢？是因為在中間我們經過很多好詳細、好深層的研討，甚至是爭拗，大家的標準都訂得好高。在那次我自己就體驗到賽馬會慈善基金他們的處事方法真是好嚴謹，絕對百分之一百是由心出發，是好純的一件慈善工作。但是他們一方面又是很開明，因為這模式其實是全世界首創的，即是同賽

馬會的 NGO 一樣，其實我們都是用一個幾破格的形式去做天比高創作伙伴。他們一方面是好開明，好接納我們的提議、一些比較不尋常的做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又非常嚴謹的和我們一同研究那個做法的可行性，那個效益的回報，在這件事裡面就令我印象真是非常之深刻。事實上在過去合作的那段日子裡面，他們在這方面我認為是可以打一百分。多謝，鄭生。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 The Racing Club 代表發言。

The Racing Club 代表一：

主席、各位委員，你好。我是關炳堅，Racing Club Member。其實大家最近都看到四處都是金融風暴，匯豐又裁員。現在馬會有一個好好的建議，就是增加五個賽馬日，可以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給我們香港市民。其實現在香港真是好水深火熱，失業率一路增加，其實不只要加多五個工作日，更應該好好利用馬會的 facility，例如都可以考慮利用足球 facility 去播放足球，等一家大小可以去看足球也不錯。

另外，第二個建議是關於轉播海外賽事，其實我們香港身爲一個國際城市，應該多給香港人看到人們外國賽馬的 culture。

我自己幸好在外國長大，很多時朋友都帶我去看跑馬，我未夠十八歲已經去看跑馬，但不代表我去賭馬，大家是去享受賽馬的過程，一個運動，真是頗開心。我們亦可藉此將我們香港的賽事轉播給其他國家的人去看，看到我們身爲一個國際城市，可以 organize 到好的賽事，例如最近奧運馬術比賽都搞得好成功，應該利用這機會多同外國接觸，這個優勢是我們香港比內地的每一個城市優勝。

我留給我們拍擋說。

The Racing Club 代表二：

各位好，首先在我來說，自小都沒有賭馬，亦都沒有跑馬。近兩年 join 了這個會，識到班朋友，我們很多時會在跑馬日的時候一齊入去看賽馬，一齊高興一下。在我來說其實和朋友一齊去看跑馬，與和朋友一齊去看曼聯亦都沒有分別。當然，有沒有投注？會有，例如一晚幾十、一百元，輸光才二百元。我相信我們這一代，或者我們這些人，又或者其實可能 younger generation of 香港整體教育水平高了，我們對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不說賭馬，我們所有的 expense，例如我們購物，控制能力都會相對地比較高。所以在我來說，我就不會好大 concern 話「唉，死嘞！多幾日跑馬，我們會不會多了人成爲病態賭徒呀？」我 clear 的說，我就完全看不到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社會上有些人，不可以叫病態賭徒，但可能是比較沉迷賭博的人。在這些人來說，我相信一年得十個賽馬日或者一百個賽馬日，對他來說都沒有分別。例如我，相信我有體重問題，但會否關閉大部分的中國餐館我就會瘦呢？不會，我不食中餐、食日本菜，即是這些可能是個人本身問題，不是說環境迫成。另外，社會上除了病態賭徒，我看新聞亦說有病態購物，是否關閉所有銅鑼灣的 boutique 或者賣電話商舖，這個問題又會解決了？亦都不是，所以我就不是很明白。賽馬這個運動在全世界來說都一個頗高尚的運動，唯獨在香港就似被包裝成爲一個賭博的工具，所以 on 這件事，我亦都支持轉播海外賽事，因爲這樣可以令香港人有機會去了解多些外國賽事的氣氛。謝謝。

主席：

謝謝。接下來我們邀請石丹理教授發言。

石丹理教授：

多謝主席。我現時推行一個「共創成長路」計劃，差不多有二百幾間學校參加，大約是香港一半中學。我好想藉這機會說說我對香港賽馬會，特別是慈善信託基金的看法。

在我呈交的書面文件裡面，我用了七個字去代表我的一些

看法，包括：伙伴關係，Partnership；倡議，Advocates；對社會需要的敏感，Sensitivity；拯救，Saving；國際獨特性，International Uniqueness；成就取向，Outcome Orientation；和非功利取向，Non-instrumental Orientation。我為何會想到這七個字呢？如果你將這七個字第一個字母連接，其實是七個英文字，P-A-S-S-I-O-N。Passion，就是情感、感情的意思。我和基金的相處裡面，其實我覺得香港賽馬會和慈善信託基金對香港真是很有感情，特別我覺得他們的政策是頗高瞻遠矚的，是頗竭力去尋找服務的空隙，及尋找一些新的方向，亦都可以說在很多方面的服務，他們的資助計劃其實比政府是先行很多步。

總括來說，香港賽馬會的慈善事業我覺得是很有價值，我亦都需要說一句，如果沒有了賽馬會的工作和資助，我可以好肯定的說，很多對市民有裨益的計劃和服務亦都不會在香港出現。多謝主席。

主席：

多謝石教授。接下來請全港報販大聯盟的代表發言。

全港報販大聯盟代表：

多謝主席。今日我是代表我們全港的報販表達對這件事的

看法。馬會加五個賽馬日，我們是贊成的，我有兩點意見：

第一，現今經濟低迷，報販都面對很多打擊，加五個賽馬日是經濟上幫助到他，令到他的收入可以增加。我們現今在賽馬結束會跌一成至兩成生意，變相收入少了，多了賽馬天，在這個期間是有用的，就業機會率會大了，因為我們在有賽馬的日子，所用的人手，就連運輸都會多了，變相在個社會上都有建樹，所以我代表我們業界絕對贊成。

第二，除了經濟以外，在那些所謂病態賭徒來說，我們的看法。我們不覺得增加五個賽馬天會助長賭風，基於我們一個經驗，通常如果香港賽馬結束，我們的馬經就不會再出，但其實還有樣產品又會出現的，就是濠江那面銷售的產品，都是馬經，會出多了，當然不會很快賣清。原來有很多人就算香港沒有賽事，他們都會轉移目標去澳門，這個我們好清楚，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客人，我們和他有交流、對話。我說這些應該叫做病態賭徒。

我曾經都是賭徒，做報販月賺一萬八千，就賭了八成，但這都只是以前的問題。現時我都會賭馬，但每個月都是不超過一千幾百，在個能力範圍內。我覺得這個所謂病態賭徒的社會問題，不可以說是馬會的問題，將責任推給馬會，如果用這個邏輯來說，我們報販都要承擔這個社會責任，我們賣馬經給別人，難道又說是推動了賭風？我看，其實就病態賭徒來說，是本身問題，不是說有馬會出現就會有病態賭徒，應該要弄清楚這件事。我現身說法，我不是馬會邀請來，我看到這件事，我很早來到，我想多聽

些意見，及說出我的看法。以上是我的意見。多謝主席。

主席：

好，多謝你。接下來我們請香港獅子會三〇三區的代表。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作為一個獅子會的前總監，我會從一個社會效益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我翻查過馬會近年的資料，馬會透過慈善基金去執行慈善和社會服務，近年的趨勢是隨著社會變化越趨融入社會，而捐助的範疇和層面亦越來越廣泛。我可以說，其實他肩負和分擔了特區政府的社會服務和資源重新分配這個職能。為何這樣說呢？我想舉一些實例，一些獲得馬會資助的項目，例如在老人方面，我在馬會網頁看到：老人「老友學園」，支持長者學習電腦；「長者優質睡眠服務計劃」，這個顧名思義；還有「流金頌：長者計劃新里程」，這個是有關長者護眼，提供青光眼、白內障的訊息。而就這項來說，其實亦和獅子會防盲治盲，在全世界服務組織裡面我們九十幾年來都是以此做我們一個主題項目的，這項計劃是同我們的服務吻合。

另一方面，在保育活化方面，例如是保育活化中區警署，這個屬於文物保育活化，另外就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灣

仔古蹟保育及活化社會教育計劃等等，其實亦都是社會活化。

就金融海嘯，我亦都看到馬會在隨著社會的趨勢，隨著社會發生大逆境的時間，資助了好多計劃。我隨便舉幾樣為例，我察覺到有一個「愛家人和諧社會計劃」，推動和諧家庭，共同渡過金融海嘯底下的難關，其他相關的，例如有「美善生命計劃」、「婦女創新天」等等。特別是有一個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就是聖雅各福群會的「眾膳坊」。「眾膳坊」為暫時失業人士斷糧時提供即時援助，我覺得是一個好針對性的項目。在現時的环境底下，是馬會一個好快速回應社會上發生的事。

其他方面，例如在去年的奧運馬術賽，是全城焦點。經費全部由馬會支持。其實奧運是一個國家所主持的活動，香港能夠分派到這一個任務，亦是特區政府的光榮。但就背後人力物力去支持整個運動的推行，馬會是不遺餘力。

青少年方面，我們看到現時有一項目「共創成功路」，鼓勵青少年奮發向上。另外近期青少年的事故很多，亦有一個青少年精神健康網站憂鬱小子，於防止青少年自殺方面作出努力的，這些項目計劃亦都得到馬會的支持。

少數族裔方面，例如近期有一些少數族裔的事件引起社會上的關注，有個計劃叫「少數族裔人士領導及組織才能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共融，其實這些亦都是我說是特區政府作為一個社會政策其中一部分的工作，而馬會是分擔了。

另一方面，例如近期大家都好關注天水圍作為一個悲情城市。我看到馬會剛在水圍有一個電話投注中心及義工培訓中心，提供二千五百個職位。這裏我特別有個看法。近年香港很多電訊中心已經將他們的 back office 搬離香港去澳門、國內，其實馬會這個 back office 亦可以在國內成立，但他特別在這時於天水圍這個偏遠地區創造就業崗位，我認為這個是馬會在這方面作一個全方位發展，並不侷限在以往慈善基金、助弱扶貧的狹窄角度。充滿智慧的各位博獎會成員，我相信你們一定好清楚馬會在今日社會扮演的角色，以及為社會做的事。我相信各位在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利害之後，一定會作出你們智慧的決定。多謝各位。

主席：

多謝你。好，請錫安社會服務處發言。

錫安社會服務處-昶勵軒代表：

或者首先申報利益。錫安社會服務處昶勵軒是完全由馬會資助，馬會撥款給平和基金，平和基金再撥款給我們，所以我們每用的一分一毫其實就來自馬會，馬會撥款給我們，我們就有工作；他不撥款，我們就要關閉，沒有工作。

但是今日聽完意見後我又覺得很矛盾，因為我們的收入來自馬會。對於賭博問題，作為一個前線員工，我覺得我今晚要想清楚，要重新反思一下。

不過我就想出一點，就增加五天賽馬天或者轉播，希望可以增加香港的投注額，又希望可以吸引一些澳門投注額回流，但是在我們所見的參賭的朋友來說，其實他們通常都有一個趨勢，他們只會是由馬會處去了澳門，因為其實他們的心態完全兩回事，甚至乎由賭馬轉了去賭波。可以由澳門回流香港參與賭馬，似乎在我的經驗就沒有見過有這的求助者。所以我想大家都要重新思考這個可能性。

我亦都看到馬會的投注額數字入面，好清楚看到零三年、零四年開始足球博彩的時候，有一百六十億的投注額，但是去到上年已經倍增到三百四十億，我看到似乎馬會的收益減少，可能只是由賭馬轉了去賭波，而不是流了去澳門。我希望大家都用一用你的智慧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這個亦都是正正在我們機構的求助者入面看到，上年賭馬的求助者人數其實已經是慢慢降低，但是在另一方面賭波的參與者求助數字是上升的，而上升到已經是拍住賭馬，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想一想。

再說賽馬投注額看到有下跌，但是似乎去到零五、零六年已經是去到一個低谷，現時似乎又再上升，我看到一些數字，零二、零三時是七百幾億的，去年已經上升到六百六十六億，我擔心大家可能只是看到他曾經下跌，就忽略了六合彩、賽馬等收益

不斷上升，或者投注額是不斷上升，以致到總投注額在零二、零三年與現時相比，就由七百幾億增加到一千幾億，我希望大家都需要在這方面想一想。

另外就早前好多人提到，在就業方面，希望透過增加賽馬日可以增多就業，但先前我亦都聽到有朋友說到在賭博的一些 research 入面看得到，每一個問題賭徒會影響十七個身邊人。但是在香港有一些數字曾經顯示過，有報紙都說過，在香港這個人口密集，鄰里關緊密的地方，其影響數字是遠超外國，香港是二十幾人或三十幾人？我不是記得很清楚，是同外國數字是有不同。我擔心，因為我見到有很多我們的求助者，其實都在馬會工作。他在馬會工作，但他亦是一個問題賭徒，又或者甚至乎他家人是一個病態賭徒。早前有朋友發言說過，即是輸了很多退休金，這些我想我們不需要去解釋的，因為其實什麼 case 都有可能，我們唯一可以見得到的，就是說其實我們都見到有不少的求助者是家人來的，甚至乎有些長者他們的生果金都要給他身邊的病態賭徒。

最後我反而有個建議，我們看到有很多求助電話打來的時候，就是剛剛有多一些“1834633”的戒賭宣傳，有這些電視廣告或收音機廣告播放的時候，我們是多了求助者的，但亦都很多求助者向我們反映，其實那些廣告都不夠馬會的宣傳多。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我們唯一的期望是馬會在考慮這些服務的時候，可能都要宣傳一下這個戒賭熱線的服務。

主席：

好，多謝。 We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Spectrum to address to the commission.

Representative of Spectrum：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 believe you have my letter?

主席：

Yes.

Representative of Spectrum：

So is there any need for me to go over the letter in detail?

主席：

No, you just supplement whatever you want to tell us.

Representative of Spectrum :

Well, as I said in my letter, Spectru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worldwide, acting on behalf of governments, including private companies, conducting research into gambling of all types, including casino gambling and horse racing. And, as I said in my memo, the proposal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ace days, etc., the Hong Kong Jacket Club,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in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erms of the whole picture. My main thrust is that the real danger that Hong Kong faces in terms of negative impact of gambling, actually comes from Macau. Where the casino-type gambling, the frenetic type 24 hours gambl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junkets, the heavy marketing, has a much more severe impact on Hong Kong's public.

Macau also has very little regard for problem gambling,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lients, or the people who gamble in Macau, are not in fact Macau citizens; so therefore, there is very little impact on Macau citizens.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large impact on Hong Kong citizens. And Hong Kong, we believe a quite, er, a solid foundation in terms of problem gambling wit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also with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here is a good safety net working in Hong Kong. As far as horse

racing concerned, we also believe that, in general terms the type of gambler, who indulges in horse racing, gambles in a much much slower pace, a much much larger intervals between opportunities to gamble,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we see on the terraces on the Jockey Club, is very far removed fro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will spend quite frankly millions of dollars at the tables in Macau.

In summary, we believe that the proposals by the Jockey Club representative are very insignificant change to the gambling scene overall. If there's any question that the board may have for me, I'm quite happy to answer them.

主席：

Okay, if we have any question, we'll let you know after the meeting and get your input. Thank you very much.

Representative of Spectrum：

You're welcome.

主席：

接下來是華記菜檔的代表發言，請。

華記菜檔代表：

你們好，我是代表我公司華記的，最主要是我們菜檔在粉嶺區，其實我好支持今次加開五日的賽馬日，因為我們現時交菜其實是面對一個好困難的環境。所以如果加開賽馬日的話，會令到我們周邊的生意好了，因為最主要我們做批發的多數是酒樓、食肆，所以如果多了賽馬日，在我們以往的經驗來看，生意就應該是有增幅，尤其是現時經濟極差的情況底下，大家即是有好消息，對於公司來說都會好。

主席：

好，多謝你意見，謝謝。請循道衛理中心發言。

循道衛理中心代表：

主席、各位委員，好多謝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在這幾年裡面，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服務機構，做賭博治療的一些體會和一些經驗。馬會近期因為投注額下降，於是申請多五日的本地賽事，

及增加二十個海外賽事的轉播日。我們中心作為一個社會服務中心，和一個戒賭輔導機構，我們是好反對的，因為先前我們的同伴已經說了，究竟賭博為社會或者家庭帶來什麼禍害，我在此不再重複。

我想我由始至終都不反對，或者是非常贊同馬會對公益事業和很多工商機構帶來非常多的貢獻，這是絕對不會否認的。先前大家聽到很多機構他們都是好讚揚如果增加賽馬日或者本地賽事，或者增加海外賽事的轉播日，會帶來什麼好處，但同時我們聽不到究竟這些會帶給我們社會的壞處，我們不大聽得到。即是我們覺得製造就業機會是真的，好多公益團體受惠亦都是真的，我們沒有否認這個事實，但是同時地我們有沒有想過究竟我們增加這些的時候，是否增加了一些公眾人士的賭博機會，亦都增加了一些賭博人士轉為病態賭徒的機會呢？這些我們覺得是不可以否認的，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在考慮有何好處之餘，應該認真去想有什麼壞處，我們不可以如此短視就說是增加就業機會或者能夠推動經濟。我覺得長遠來說，賭博對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禍害，或者帶來些深遠的影響，我們事實好難是用金錢去估計或者衡量，我們不可以忽略這些問題，所以為何我們覺得在我們做前線工作的同事裡面，會覺得這事的禍害是很大。

特別是經濟不好，人們沒有錢，又失業，這樣其實是會增加賭博機會，因為賭博比任何一個工作或者活動是用最少的時間賺最大的錢，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好擔心如果仍然增加本地賽事或者增加海外聯賽的播放，公眾人士或者甚至一些失業

人士也投放在賭博裡面，無論對資源及各方面都是嚴重的。所以我希望馬會能夠想得長遠一些，不要只是看究竟有什麼好短暫的好處，而是究竟長遠帶來的好處或者壞處。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你的意見。我們再休息五分鐘。

主席：

我們繼續去聽各位代表的意見。接下來就是香港賽馬會職員聯誼會代表發言，請。

香港賽馬會職員聯誼會代表：

主席，你好。本人是施桂源，我是香港賽馬會投注部的職員，亦是兼任職員聯誼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由二千零六年到現在。對於公司提出建議夏季增加五個賽馬日和將賽馬季延長到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及容許馬會在二十天非本地賽馬日轉播海外賽事和接受投注，並且改革海外投注的博彩稅制度，及調低博彩稅的稅率，本人是極表贊成。本人贊成的理據，增加賽馬天對社會方面，首先是賽馬屬於受規管的博彩活動，馬會是本港公益慈善

活動最大的資助者，增加賽馬日可以確保馬會每年的十億的慈善持續性撥款，以資助各項社會公益和慈善活動，及援助社會上最需要給予援手的弱勢社群。

此外，馬會爲了增加賽馬日而增聘的人手，在社區應該可以增加到四千一百個兼職的機會，以及五百至到一百個全職的職位，現時一萬個馬會的全職和兼職的員工收入都應該是因此而可以增加。對於金融海嘯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加就業無疑對香港整體經濟復甦是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香港的賽馬水平達到世界級數，極受內地遊人歡迎，吸引不少內地自遊行來到香港。現時七月都是一個旅遊旺季，如果我們馬會七月增加賽事，相信可以刺激旅遊和消費行業，間接亦有利於各種經濟活動，包括旅遊、酒店、零售等各方面。而加開賽馬日是有助刺激地區的經濟活動，早前說的餐飲、交通，或者從事馬經雜誌、報紙各種有關人士都會在這方面得到益處。

更多的賽馬日亦可以使到流失在澳門的海外賭博投注額回流返香港，我們新的建議就可以縮短馬季的真空期，這樣是可以打擊非法及外圍賭博的。我們賽馬會一向都有投入資源宣傳賭博的禍害及輔助戒賭，這樣都是爲防範不正之風而發起，馬會都做得到。

在政府方面，因金融海嘯影響，馬會今季的賽馬投注額都不是太好，預計全季的投注額會跌 5 至到 10per cent，我們增加賽

馬日希望可以為政府的庫房帶來超過五億的博彩稅收，可以確保政府的庫房收入，而這些收入亦都可以幫助社會各界，所以本人就著以上各方面都是贊成馬會增加賽馬天的。

主席：

好，多謝你。 Next on my list i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Charity Fund, may I request the representative to address to the commission.

Representative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Charity Fund :

Hi, I'm Dave Garcia,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hear from me. I'll be brief and quick. I'll speak two points. First is the racing point, racing as we well know is a sport, and Hong Kong being Asia World City, 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racing in Asia, if not the world, we're a pre-eminent, jurisdiction for racing. Every sport has its betting and every sport has its wagering, EVERY sport, not just horse racing, you can... track and field, you name it. People bet on it. Hong Kong people, they look at racing as exclusive thing to Hong Kong, they feel that it's part of them, and they enjoy it.

On the second thing, we have less racing than any other jurisdiction in Asia. I mean, Japan, Singapore, Australia, New Zealand, Korea, and which kind of hinders us to be able to enjoy our sport. I'm a horse owner, avid racer, I have been since I arrived in Hong Kong some 27 years ago.

And I'll talk to you now quickly about the charity angle. I started a charity fund myself 8 years ago and I've been built it up to quite a thing with the Po Leung Kuk and we've built 2 schools and it's quite good. A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I admire the way that they handle their funds, as not necessarily as a profit every penny they earn goes either to tax or to charity. And their charitable donations are obvious, we se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chools and hospitals and other facilities around town, they are very generous and they are very eager to be involved in this. And I've always found them very helpful as far as advice and they're very professional.

This year, as we all know, is not a good year, everybody's hurting. And I hate to see charities hurting because we're... we can't just get five more races. Okay, it's just five race meetings. And these five race meetings mean a lot if you're giving money to charity. You're trying to help people as well, and give people enjoyment. People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like, drown their blues, go to the races, have a day out. And I feel that, you know, this is

important not only to society but to the underprivileged people of Hong Kong. This is something they love to do. Therefore I sincerely hope your commission will kind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my views, and look to approving the Jockey Club to have the additional race days that they've requested. Thank you very much.

主席：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來我們請香港馬主協會的代表發言。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 Racehorse Owners Association :

I'm Paul Wrobel, and I represent Hong Kong Racehorse Owners Association.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that our Hong Kong Racehorse Owners Association Limited was established in 1978 and the main objective is to enhance the interests of racehorse owners in Hong Kong on all aspects of horse racing, including buying, selling, raising and breeding of a horse. At present we have over 650 members and representing 60% of the owners in Hong Kong.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rse racing industry,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believe that the existing betting duty

arrangement should be modernized to cope with the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have expressed similar views to our submission to the LegCo in 2006. The abovementioned bill was passed eventually by legislators in July 2006. But some crucial changes, like, in the original proposal failed to get the approval. They are, for instance, the proposals to add five additional race days and simulcast race of 20 important groups run rac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proposals are part of the overall plan to assist the decline in racing turnover and the revenue of Hong Ko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omplete plan, together with the increasing aggressive competition from legal and illegal betting, in the last 3 years have eventually brought about the first ever operating loss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A recent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spent 18 to 25 billion in Macau casinos in 2007 and 2008; nearly five times that of a decade ago. Other coming casinos that are building around the Asian regions are in Taiwan and Singapore. These developments are not alone, worrying, not to mention the vast impact but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we wish to urge the government and members of LegCo to take steps to complete the betting duty which we proposed in 2006 and that the local racing can continue to be sustainable. Moreover,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when the racing is in recess, Macau casinos, junkets are approaching our owners that to go over to Macau and bet,

and they are providing luxury holidays to us, and to lure us over to gamble in Macau. And this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art that why we are worried, that, you know, if we have the additional five days it would definitely help in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is is a clear evidence of the aggressive marketing by the casino operations from Macau. Our association has concerned about the legitimacy and the activities as the explicit marketing of gambling.

As racehorse owners, we have invested an excess of 1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1,000 horses in Hong Kong. Bu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hese horses to race is very limited, approximately once a month. And, for each meeting, approximately only 70% of the horses do get to run. 30% of them will be balloted out, you know, we owners still do pay the same amount of training fees, but we do not get any prize money in return. And I'm sure these additional five days would help to ease this traffic situation, and that it will help us to get our money invested, you know, a fair return.

Another part is that without continued support from owners, Hong Kong racing industry will definitely decline. And therefore tax revenue in return will decline. We racehorse owners always view racing as a sporting event. In fact, the vast majority of owners who attend races, take it as a social gathering with our family members, guests or friends. We do not take horse racing as gambling. We take it as a social event. We therefore do not agree

with the view that the five additional days would be promotion of gambling and that to our younger generation; we would also like to let you know that other racing tourist va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do not have summer or winter breaks. Like USA, Canada, Australia and everything. Our association would humbly request the Betting and Lotteries Commission to take into account our views in your deliberation of the Jockey Club's proposal. Thank you very much.

主席：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來我們請李家祥先生發言。

李家祥先生：

主席，爭取時間。我知道有這個聽證會之後，曾經想過用個人身分或是代表一些組織來參與，但最後我都覺得用個人身分比較好，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香港人實在接觸馬會的機會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個人身分出席就更加能夠代表大多數的看法。

我覺得賽馬和馬會實質同香港人的生活已經分割不開，我都會間中去賽馬，賽馬不是說一點問題都沒有，我住在跑馬地都會遇到一些交通問題，還有其他的問題，但是馬會作為一個好有責任的機構，是管理得非常之好，這些小問題一向都不是一個真

正的社會問題。反而增加幾日的賽馬日是給更加多人有選擇，多些人可以 own 馬，又可以多些時間去賽馬，是多些 leisure and regulation 的 activity，剛才也有人說過。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不要因為有一些小小的問題就引用英文的術語，說「不要將 BB 都丟掉，因為和他沖涼會弄污了水，連 BB 都丟掉」，*“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我個人同馬會的參與，實是在我未回來香港做事，在一九七五年已經開始。我第一次做義工就參與籌建香港第一個傷健營舍，當時是非常之新的，現在傷健已經變了差不多是全香港人的經驗。我亦都在社聯、好多社會福利機構同馬會有好深的交往，我希望可以在 submission 處說明。

我覺得如果要賭的話有好多方法，先前提到去澳門，現今來說有炒股、accumulator，這些才會令人將身家性命賭上，而不是幾日的賽馬日子。因為近期我有較多的時間外遊，亦都見到很多人好羨慕香港有馬會，到沒有了的時候才可惜的話就太遲。

主席：

多謝李生。接下來我們請國際會計師公會的代表發言。

國際會計師公會代表：

今日我就是代表我們國際會計師公會 AIA 香港分會發言，其實我們公會主要就是培訓專業會計師，我們是一個世界性團體，我們香港分會在一九七三年成立，總會一九二八年在英國成立。除了 train 會計師及將所有自己的會員全世界 network 了，亦都有推廣好多 CBD program 以外，其實我們都好關心社會。過往幾年即是自從沙士出現之後，我們都看到香港有好多地方，我們作為一個專業的公會，都應該提供建議給香港政府。我們都是著眼於不同層面的，甚至在稅例方面，例如如何將香港政府的稅源增加，因為我們現時稅基是相當狹窄的，事實上，我們在幾年前亦都建議香港將足球博彩合法化、規範化，免致金錢流去了非法渠道。

除此之外，如何令到社會和諧，例如上年我們亦都有 submission 呈給政府，關於雷曼迷你債券事件發生了之後，對社會所造成的不安，這方面我們作為一個盡責任的社會公會，我們都希望有多些建議給社會和政府。

事實上，我們的 view 與先前發言的幾位都好相若，例如增加五個賽馬日，其實在香港的賽馬事業來說，你說是否影響很大呢？我相信未必很大，但是你說有沒有貢獻就一定有貢獻。不論在參與賽馬人士，或者是馬主，以及遊客方面，全部都會帶來一些益處，亦會增加一部分的就業機會。

香港賽馬事業其實已經是世界知名，現時有很多國際性重

要的賽事其實我們都看不到。如果能夠增加這個國際賽事，例如好似馬會建議去到有二十天。其實現時我們都應該有十日、八日的，增加的次數亦都不是太多。而且很多時候播的時間都在晚上，不會影響學生讀書，相信這個影響應該都不是太大。

反為希望吸引到一些在外面的投注，可能因為馬會有這個投注機制，他們在香港投注也可以，這樣會增加到博彩收益，當然政府亦有稅收。

自從金融海嘯發生了，我想各行各業都受影響。賽馬作為一個娛樂，我相信好多人入馬場，是以前袋多些錢，現在可能袋少一點的心態，投注額就會相對下跌，相信亦影響了馬會收入，政府收入亦都可能受影響，從而亦都會影響到社會上面很多慈善事業。我們當然希望政府稅收不會減少，慈善事業可以繼續。據我所知，以前我的朋友在外國都有參與香港賽馬，但是在他自己國家投注，原來最近聽說沒有了這安排，不知何解呢？可能是機制問題，這方面我又不是好熟悉，我相信等馬會同有關外國方面去協商。我想雖然九七回歸了，轉了國旗，但實際上賽馬事業似乎越做越好，外國都好欣賞香港辦得相當不錯。

雖然我們沒有足夠數據說這方面會帶來多少效益，但我相信就這方面來說，始終對投注額和稅收有幫助。我相信不只是香港，我想其他世界各地賽馬事業都會多多少少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我想他們都想法應付。香港亦都應該去想有什麼好的方法去應付，使到我們蓬勃的賽馬業不要下跌。多謝各位。

主席：

好，多謝你。繼續是賽馬會華人職工會的代表，謝謝。

香港賽馬會華人職工會代表：

大家好，各位博獎會的朋友，我們華人職工會今日想說的有幾點。我們的越洋直播賽事，本會表示歡迎和贊成，可能今日我發言比較晚，我想之前贊成的團體說的理據都七七八八，在此我想補充幾點。因為其實我們是做工會的，我們都是馬會的員工，在內部來說增加賽馬日，除了可以穩定我們馬會萬幾位員工的職位之外，更加可以令到現時兼職的和合約員工，因為他們的工作時數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亦相對增加，這是從內部個角度去看的。

第二點，我們公司馬會亦都培了很多職員，因為培訓亦好需要資源去做的，所以有賴馬會的穩定收入來維持。

至於對外方面，大家都知道現時經濟情況，有好多人都加入了待業或者失業人士的行列之中，正因為賽事的增加，從而可以產生更多職位，亦都可能解決得到現時社會上民生的問題。

還有一點，馬會是一個非牟利的慈善機構，我想大家都知到，本會相信要維持一向的慈善捐款水平，穩定的收入是至為重

要的。

正如剛才所說的幾點，本會認為增加五天本地賽事及二十天海外轉播賽事，對外或者對內，即是對我們馬會的員工或者對整個社會都有莫大的好處，我自己個人覺得是找不到什麼理由去反對他。本會期望博獎會能夠就這個方案作出全面的考慮，及希望這方案盡快落實。這是我們華人職工會想說的，多謝。

主席：

好，多謝你的意見。接下來我們有九龍城區體育會的代表發言，請。

九龍城區體育會代表：

首先我在此說明有時間上的誤會，因為我本想兩點幾來的，但因為我們九龍城體育會的秘書告訴我，我排到六點幾發言，所以我就將自己公司的時間對調了，來到的時候大概是六點鐘左右，所以就是為什麼在這時間來到。

不好意思，主席先生。我代表九龍城區體育會發言。九龍城區體育會是一個地區的體育會，成立的時間就是二零零四年，雖然很短，但是本會在區裡面都舉辦了好多中型至大型的活動，

最主要來說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劍擊、足球等等不同的項目，每一年亦都有舉辦一些社區共融計劃。因為我們九龍城區好特別，有不同族群，例如好似有印度、印尼、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等國籍的人士，所以我們這個運動會正正能夠組織他們一起參與，氣氛是很好的。這些運動會的推廣，最主要就是能夠培養區內居民身心健康、德智及體能上的發展，尤其是九龍城區有很多青少年及學生。

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在香港，整體的體育活動實在是發展緩慢，相對於國內和周邊的國家的發展，所以很多時我們就要籌款，甚至乎需要一些贊助。但是問題在這一方面香港似乎就跟不上，很多項目都是很難籌錢。因為是要發揚這個區，我們不說香港，只是這個區裡面的居民、青少年去進行體育活動、身心活動的時候，實在我們都很難去籌錢。但是馬會就贊助我們一部分，實在令到我們就好似一支針，將一些新血打進我們的血液來循環，事實上這是好事來的，我希望馬會能夠在這方面更進一步。

本會亦認為馬會能夠利用到他們的渠道去增加他們的收入，是適當的。尤其是我們看到上年的奧運馬術，以至到例如在地區其他的一些慈善團體他們的津貼或者贊助，或者他們的慈善基金用在些方面來說，是對九龍城區，甚至整個香港都絕對是有幫助，以及這個可行性是非常之高，希望他日後繼續有這樣的運作，好讓我們清楚知道馬會能夠在運用他自己收入，將賽馬各方面的資金用在這一個地區上面，令到市民無論在各方面都能夠得益，這個我們是表示贊成的。因此本會希望各委員會能夠聆聽及

考慮我們對這個社區團體的聲音及支持和贊助。多謝。

主席：

好，好多謝你的意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日報名出席準備發言的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今次會議，包括有團體的代表，亦都有個人意見的發表，博獎會將會詳細，仔細地考慮他們的意見，日後當秘書處整理好收到的所有書面和今天發表的意見之後，我們做好工作的時候就會再召開一次博獎會的會議，而在會議裡面我們會重新去將社會上所有的意見，加上考慮馬會實際上的數據和所有有關的資料，我們在作出一個適當的考慮之後，就會向政府提出我們的意見。

再次多謝各方面的朋友熱烈支持這個收集意見的會議，多謝各位博獎會委員出席，更加多謝媒體對事件的關注，和對這件事作報導，我代表博獎會多謝大家，亦多謝秘書處作出適當安排。

至於有一、兩位人士在時間上不配合而未能發表意見的話，我相信他們的書面意見亦都是充分表達了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我們亦都會一併去考慮。亦有部分的組織和有部分的個人人士都有書面的提議，今日他們亦沒有辦法抽空參加，但一併所有人的意見我們都會考慮。

再多謝各位，如果沒有其他事項，我宣佈今日會議結束，

多謝。
